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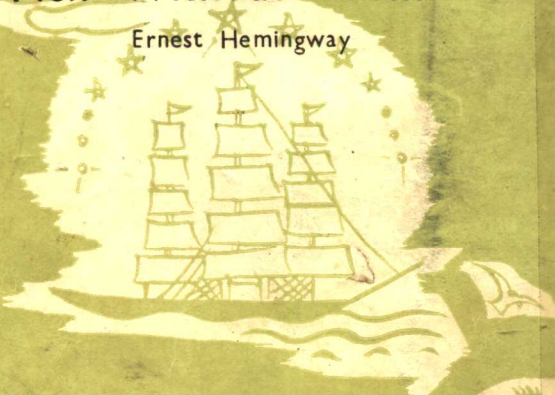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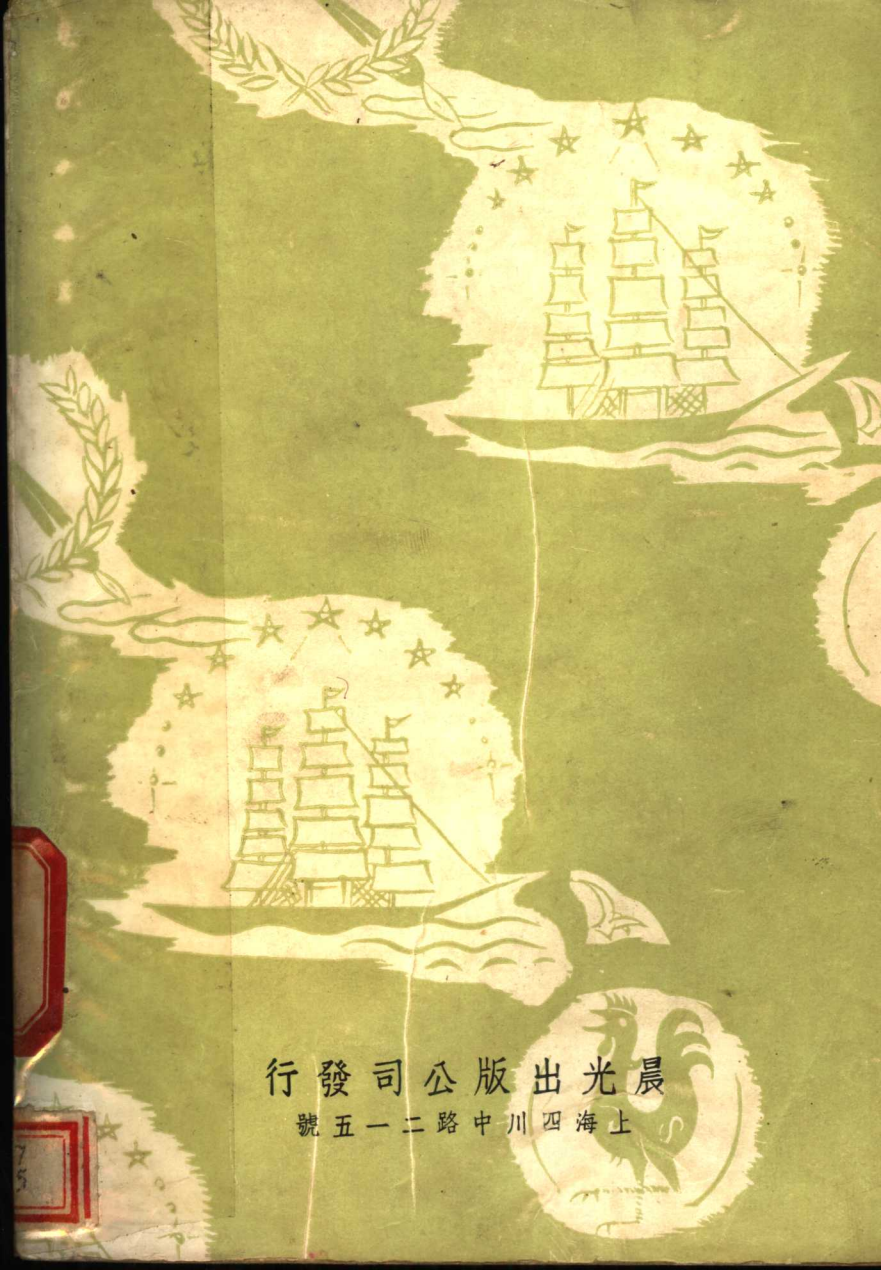
人男的人女有沒

Men Without Women

Ernest Hemingway

譯祥彥馬 · 作威敏海 美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

人男的人女有没

譯祥彥馬・作威敏海 美

10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目
錄

吳國情調	一
像白象的山	九
殺人者	一八
今天禮拜五	三七
一個清潔而燈光明亮的地方	四七
世界之窗	五七
你再也不會走的一條路	七一
吉利曼加諾山之雪	九五
牧場白	一三七

異國生涯

戰爭老是在斜坡那邊，我們是不再去參加了。米蘭（Milan）的斜坡是冰冷陰森的，暮色也降臨得特別早。電燈都亮了，順着街道隨意朝窗口瞧上那麼一眼，也够非常的輕鬆。店鋪外面的許多賭賽都停止了，雪花細碎得像狐狸的毛，風旋轉着它們的尾巴。鹿也是那樣的僵硬，疲困，饑餓，一羣小鳥兒在風裏飛翔，讓風擺動着她們的羽毛。風從山上吹下來，那是一個冰冷陰森的斜坡。

每天下午我們全都在醫院裏，暮色蒼茫的當兒，橫過小鎮到醫院裏來，是有着幾條不同的道路。有兩條是沿傍着河，不過都很長。雖然，你要進到醫院裏來，可是總得要渡過一條河，經過一道橋。那兒有三道橋可以讓你選擇。其中的一道橋上，有一個婦人在賣炒栗子。站在她的木炭火前面，那是非常的暖和，然後你把栗子放在袋裏，它會使你的袋子也很暖和的。醫院很古老，可是很美觀，你進去要穿過一道大門，越過一個庭院，從那邊的一個大門

出去。時常有些奉禮是從這個庭院出發的。在古老醫院的那外邊，是一列新磚建的病房，在那兒我們每天午后都會面，都是非常的優雅，非常有趣味地坐在那造成這樣大騾馬的幾部機器上。

醫生朝我正在坐着的機器走上來說道：「戰爭發生以前，你最喜歡作什麼？你練習過戶外運動嗎？」

我回答道：「我練習過，我最喜歡踢足球。」

「好極了，」他說。「你不久就可以比從前更好地踢足球了。」

我的膝筆直的伸着，從膝頭用力地直垂到腳踝，機器却將膝部弄彎了，機器轉動起來，就像是騎在一輛用腳蹬的三輪輕車上。不過還不會彎曲，在彎曲的部份並非機器會急傾於一方。這時醫生說道：「很好，完全合格。你真是一個幸運的年青人。你又可以如同一個選手般的去踢足球了。」

隔壁的機器上是一個有着一隻嬰兒般小手的陸軍少校。醫生檢驗他那在上下跳動着，同時拍擊着僵硬手指的兩條皮帶中間的手時，他向我彎了下手，問醫生道：「我也還可以踢足球嗎？警官。」他是很偉大的擊劍家，是戰前意大利最偉大的擊劍家。

醫生走向一間邊陲的辦公室去，帶回來一張照片，上面是一隻枯萎得和少校的手一般細

小的手，那是在沒有動用機器手續以前的形狀。等施過機器手續之後會變得稍微大一些的。少校用那隻好手拿著照片，非常仔細的瞧着。「是一隻受傷的手？」他問道。

「工業上的一個意外不幸。」醫生答。

「真有趣，真有意思，」少校一面說，一面把照片還給醫生。

「你有自信嗎？」

「沒有，」少校說。

另外有三個年紀與我差不多的孩子，他們每天都到醫院裏來。他們全都是米蘭人，一個律師，一個畫家，還有一個却有志作軍人，有時，在我們動用機器手續以後，我們一齊踱回到緊挨着斯卡萊（Scala）的克維咖啡室去。因為我們是四個人在一塊兒，我們越過共產黨的區域走近路。由於我們是軍人的緣故，人們都恨我們，每當我們從一個酒館門口經過的時候，便有人大聲的叫罵：「這批卑劣的兵士！」有時也有一個孩子喜歡和我們走在一道，使我們的小組成爲五人。他是臉上蒙着一塊黑色絲帕的人，因為他的鼻子失去了，他的面孔是經過手術治療的。他的出身是陸軍士官學校，也去過前線，可是，在第一次上火綫的一小時內便受了傷。他們替他動手術，替他整容，但是他們却再也不能很精確地得着鼻子了，而他又是從古舊家庭裏出來的人。他到過美國，並且在一個銀行裏做過事。不過，這是很久以前

的事了，我們誰也不清楚後來的情形怎麼樣。我們只曉得戰爭老是不停，而我們也再不去參加了。

除了臉上蒙着黑絲綢帶，在火綫上呆得不久，沒有得到獎牌的那個孩子以外，我們大夥全都有同樣的獎牌。有一副蒼白臉色的高大的孩子，他作過律師，當過阿底梯（Arditi）的一個大尉，他卻有三個我們每人只有一個的那種獎牌。死亡和他生活了一段很長的時期，是有一點調動。我們大家都稍有調動分離的，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裏碰頭以外，並沒有什麼促使我們聚集在一齊。雖然當我們穿過小鎮的惡劣地區，在黑暗中摸索着，跛向克維咖啡室的時候，酒筒裏透出來燈光和歌聲，有時會衝出街來，男的，女的一齊擠在路邊，使我們也沒有法將他們擠開，那時，我們往往會想到那兒也許是發生了甚麼事，人們討厭我們，不了解我們。

我們却十分地了解克維咖啡室，那兒是富麗，溫暖，燈光不太刺目的場所，某一個時間內那兒是喧囂而煙氣騰騰的，可是那兒的棹傍也常有一些女郎，牆上一個架子上貼着有插圖說明的報紙。克維的女郎是富有愛國熱忱的，我以為意大利最有愛國熱忱的便是咖啡室女郎——我想現在她們還依然是最富有愛國熱忱的。

關於我的獎牌，孩子們首先都很有禮儀的，他們問我是怎麼樣獲得的。我便把寫着美麗

的文字，充滿着手足般的友愛和克己自制的文件給他們看，但是老實說，用種移轉的形容詞來說，我所以獲得獎牌，完全是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從此，他們對我的態度，改變了一些。雖然我是他們抵抗局外人的朋友。我是一個朋友，但是在他們讀了我的引證之後，我也不是他們的一個真正朋友，因為我的引證與他們的不一樣，他們為獲到他們的獎牌，是曾經做過非常不相同的事情。我受過傷，這是事實；可是，我們全都明白，受傷到底只是一個真正的偶然不幸。我從來也不會為我的絲帶感到羞慚，雖然有些時候，在雞尾酒會以後，我也想過我自己曾經做了如像他們為得到獎牌而做的各種事；夜晚冒着寒冷的風，踱過空曠的街道，走回住屋去，那時店舖都關上門了，我總竭力地挨近街燈，我懂得我永遠不會作那樣的事情，我異常的怕死，常常不自禁的躺在床上，我怕死，我很詫異要是我再重上火綫的時候，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帶着獎牌的三個人，鬍鬚三隻獾；我對那些從來不會追捕的，也似乎是一隻獾，而我並不是一隻獾；這三個人，他們懂得更清楚明白，所以我們被逼迫着分散了。然而我和那第一天上火綫便受傷的孩子，仍然保持住很好的友誼，因為現在他再也不曉得他應該怎麼樣辦；這樣一來，他不會被容納於這二者之一裏，我之所以喜歡他，因為我以為他也許不會再轉變成為一隻獾的。

「曾經是個大劍擊家的少校，一點也不相信勇敢，當我們坐在機器上矯正我的文法時，耗費了不少的時間。我如何的講意大利話，他曾經稱讚過，我們在一齊舒暢地聊天。有一天，我說意大利語言對我簡直太輕鬆了，因此不能提起我很大的興趣；每一件事說起來都這麼的流暢容易。」啊，對啦，「少校說。」那麼，你爲什麼不研究文法的應用呢？」之後我們便着手研究文法的應用了，不久以後，我深深地感到，意大利語言確是一種非常困難的語言，使得我怕和他談話，一直到我的腦海裏有了很正確的文法。

少校到醫院裏來是很有規律的。雖然我敢斷定他不相信機器手續，可是我並沒有料想到他會有一天不來。有一個時期，我們誰也不相信機器手續，少校却說那完全是無聊的。機器是新的，那也就是要我們去檢驗它們。這就是一個白痴的主意，他說，「一個理論，和別的一樣的理論。」我沒有學習我的文法了，他說我是一個呆笨不成樣子的敗類，他來與我糾纏，簡直是一個蠢貨。他的個兒很小，挺直的坐在椅子裏，右手放在機器裏，朝前面凝視着牆壁，手指頭在皮帶中間上下地拍擊着。

「戰事結束了，你要幹甚麼？假如戰事會結束的話。」他問我。「合文法地講！」

「我要到美國去。」

「你結過婚沒有？」

「沒有，不過我希望結婚。」

「你真是個大傻瓜，」他說，樣子好像很生氣。「一個男子不必需結婚。」

「爲了甚麼呢？少校先生。」

「不要稱呼我爲『少校先生』。」

「他不可能結婚，他不能夠結婚。」少校怒氣沖沖地。「要是他連最要緊的事物都失去了，那麼他不應當把他自己擱置在一個要失去的地位。他不該置身在一種要失去的地位。他應當找到他不能失去的事物。」

他的語調是生氣而又尖刻的，說話的時候，眼睛直朝前方看着。

「可是他爲什麼必需要失去它呢？」

「他一定會失去的，」少校望着牆壁說。慢慢的眼光向下移，注視着機器，將一隻小手從皮帶中急拉出來，用勁地拍着他的髀肉。「他一定會失去它的，」他差不多吶喊起來了。「不要與我爭辯！」於是他吩咐那轉動機器的隨從。「來，把這個惹厭的東西搬開。」

因爲要受燈光治療和按摩術，他折回到別的屋去。我清晰的聽到他問醫生，是不是可以用一用電話，他隨手便將門關上。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又坐在另外的一部機器上。他穿着披肩，戴着軍帽，朝着我走過來，將手臂放在我的肩上。

「我很抱歉，」他用好手輕拍着我的肩膀。「我不該這樣的粗魯。我的太太才死去不久，你必須原宥我。」

「啊——」我感到了他的苦痛，同情地說。「我真是抱歉得很。」

他站在那兒，緊咬住下唇。「這太難了，」他說。「我實在沒有法子控制我自己。」他的眼光從我身邊掠過，直注視着窗外。他哭泣了。「我完全不能控制我自己，」他哽咽着說。哭泣着抬起頭來，茫然的凝視住，端正而如軍人般地哭泣，兩頰上掛着淚水，緊咬住雙唇，他從機器面前走過去，接着走出了大門。

醫生告訴我，少校的妻子是一個很年青的女人，直到他殘廢了不能再作戰時，他還沒有結婚，而她却害肺炎死去了。她只病了幾天。誰也不希望她死去。少校有三天不會到醫院來了。第四天在往常的時間他來了，制服的袖口上配着一條黑帶。他回來的時候，牆四面掛着很多大的相片框子，那是施用機器手續以前和以後的各種傷狀的照片。少校所用的那部機器前面，是三張像他那樣傷狀而經過治療，完全恢復原狀的照片。我真想不出醫生是從什麼地方搜集來這些照片。我總了解我們是使用機器治療的第一批人。照片並不會改變少校的絲毫，因為他僅只凝視着窗子外面。

像白象的山

跨越厄波羅 (Ebro) 山谷的山是綿長而又潔白的。山的這邊沒有日蔭，也沒有樹木，車站就在炎陽下兩條鐵道綫的中間。挨近車站這面，有一所安逸的大廈的蔭影，在穿過宏大的門檻到酒棧間的中間，掛着用一串串珠子製成的門帘，那是使蒼蠅不會飛進屋去。屋外的蔭影中，一個美國人和一個女郎坐在一張桌子前面。天氣非常炎熱，從巴塞羅納 (Barcelona) 開來的快車，應當在四十分鐘內便到站。在這換車車站它只停留兩分鐘，便要朝馬德里 (Madrid) 開去。

「我們應該喝點甚麼？」女郎將帽子脫去，放在桌子上，問道。

「真是熱死啦，」男人說。

「喝點啤酒吧。」

「來點麥芽酒，」男子向着帘裏說。

「大瓶的嗎？」門口一個婦人問。

「嗯，來兩大瓶。」

婦人端出來兩瓶啤酒，和兩個毛氈的墊子。她把它們放置在桌上，踱着這兩個男女。這

時，女郎望着遠方的小山。在烈日下，那是潔白的，村落也顯得成爲棕色而又乾燥。

「這些山真像白象，」她說。

「我就再也看不見一個，」他喝着他的啤酒。

「不，你不應該那樣。」

「我可以這樣，」男子說。「就只因爲你說我不能够不考驗任何的事件。」

女郎瞧着珠子串成的帘。「他們在上面畫了些東西，」她說。「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鬥牛戲用的糖壳茴香子。是一種飲料。」

「我們可以試喝一點嗎？」

他朝門帘裏叫了一聲「喂，」婦人便從酒棧間走了出來。

「來四尼耳的。」（註）

「我們要兩份糖壳茴香。」

「加水的嗎？」

「你要加水的嗎？」

「我不知道，」女郎說。「加水的好嗎？」

「對啦。」

「你們要加水的嗎？」婦人問。

「嗯，要加水的。」

「味道就像甘草一樣，」女郎將玻璃杯放下來。

「那是什麼事都少不了的方法。」

「是的，」女郎說。「每樣東西都是甘草味。特別是你等候了這麼久的一切東西，如像苦艾酒一樣。」

「哦，把它打開吧。」

「你來開吧，」女郎說。「我覺得真好笑。我會有過這樣一段歡樂的時期。」

「好極了，我們再努力來掙求一段歡樂的時期吧。」

「對啦，我正在努力着。我說過那山的樣子很像白象。那不是很幸福嗎？」

「是很幸福的。」

「我要嚐一下這種新奇的酒。我們就這樣辦吧，對不對——注意瞧一瞧這些東西，嚐嚐新奇的酒？」

「我也是這樣猜想。」

女郎呆呆的看着山。

「真是可愛的山，」她說。「他們的樣子並不像真正的白象。我的意思只是指透過樹木的它們的外面顏色。」

「我們還喝點別的？」

「當然。」

暖風將珠帘對着桌子擺動着。

「啤酒真是佳美而涼爽，」他說。

「真是可愛極了，」女郎附和着。

「的確是異常單純的一種效果，」紀格，男子說。「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一種效果。」

女郎注意地看着桌子腳下面的地。

「我明白你並不在意，紀格。的確甚麼都不是。那只不過是讓空氣流進去。」

女郎甚麼話也沒有說。

「我要和你一齊去，我要一輩子和你在一塊兒生活。他們只是讓空氣進去，一切都是非

常自然地。」

「那麼我們將來怎麼辦？」

「將來我們必定很美滿。就像我們從前一樣。」

「你怎麼會想到這些？」

「這就是迷煩我們唯一的一件事。是使得我們不快活唯一的一件事。」
女郎瞧着珠帘，伸出一隻手去，握住兩串帘上的念珠。

「那麼你以為我們將來會很好，很快活嗎？」

「我想我們一定會的。你用不着害怕。我知道很多人，他們都已經這樣做的。」

「所以我也要這樣，」女郎說。「將來他們都是這麼快活的。」

「真好，」男子說。「要是你並不需要，那你就勿須乎不得不做。假如你不要去做，那我並不勉強你一定要做。不過我知道這都非常的單純。」

「你是真正要做嗎？」

「我以為這是最好的事。不過你要是並不真正要去做的話，我並不強迫要你去做。」

「倘若我去做，那你一定很快活，事情也就會像它們那樣，你還會愛我嗎？」

「我愛你。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我知道。但是，假如我做，假如我說事物就像累贅而無用的東西，那麼事情會又美好的，那你還喜歡嗎？」

「我一定喜愛。現在我喜愛它，可是我就不能想到它。你知道我苦惱的時候，我是怎麼

樣去獲到的。」

「假使我做了，那你會不會難受呢？」

「關於那，我不會難過的，因為事實就那麼單純。」

「好啦，我就做去。因為我並不關心我自己。」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並不關心我自己。」

「好啦，那麼我關心你。」

「哦，好的。不過，我是不關心我自己的。並且要是我做的話，那麼每一件事都會很完

美的。」

「倘若你有那樣的想法，那我並不要你去做。」

女郎站了起來，徐步走到車站的末端。在那一邊，對過是沿傍着厄波羅河堤的穀田和樹木。遠方，在河的那邊，是一列大山。雲朵的影子從穀田上面飄過，她從樹隙中望着河水。

「我們還可以享有這一切，」她說。「我們可以享有每件事物，每天我們會將它弄得更不成樣子。」

「你說甚麼？」

「我說我們能享有每件事物。」

「我們能够享有每件事物的。」

「不，我們不能。」

「我們能够擁有整個的宇宙。」

「不，我們不能。」

「我們可以到任何地方。」

「不，我們不能去。那不再是我們的了。」

「是我們的。」

「不，不是。他們會將它拿走的，你永遠不會再尋回來了。」

「可是，他們並沒有拿走呀。」

「我們等着看吧。」

「回到蔭影中來，」他說道。「你不必須那樣想。」

「我並不會隨便想，」女郎說。「我只是知道事情。」

「我却沒有要你去做任何你所不要去做的事——」

「那對我也不是不好的，」她說。「我懂得的。我們還喝點啤酒嗎？」

「好的。但是，你已經實踐——」

「我實踐，」女郎說。「我們能不能不要再談下去了？」

他們坐在桌子前面，女郎遙望着山那邊，山谷的乾枯邊際，男子看着她，又看着桌子。

「你已經實踐了，」他說。「倘若你並不要去做，那我也不要你做。我十二萬分地願意去承受，假若它能給你任何意義的話。」

「對你莫非沒有一點意義嗎？我們會過活的。」

「當然有意義。不過我除了你以外，什麼人都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誰。我懂得這是非常的單純。」

「對啦，你知道這是非常單純的事。」

「你這樣講，真再好也沒有了，但我也曉得的。」

「你現在可以替我做點事嗎？」

「什麼事我都願替你做。」

「我請求你，求求你，請你，請你，請你，請你不要再講下去了，可以嗎？」

他甚麼話都沒有說。只看着靠在車站牆上的大袋子。那上面繫着些在旅館裏住過的籤條。

「可是，我並不要你去，」他說，「關於這事，我一點也不注意。」

「我要哭啦，」女的說。

婦人端着兩瓶啤酒從帘子裏出來，放下在濕毛氈上。「五分鐘內火車便來了，」她說。

「她講些甚麼？」女郎問道。

「牠說火車過五分鐘便來了。」

女郎愉快地向着婦人微笑了，帶着謝意的笑了。

「我還是把這些袋子拿到站那邊去比較好，」男子說。她對着他微笑。

「好的。等我回來，再喝完這些啤酒。」

他擡起兩個軍袋子，繞到車站的軌道那一邊。他望望軌道，可是沒有看見火車。於是便轉了回來，經過酒枱間，許多候車的旅客還正在那兒喝酒。他在酒枱間喝了一杯茴香酒，注意地看着那些旅客。他們全都很合理地在等候火車。他從珠帘走出去。她還坐在桌旁對他微笑着。

「你現在感到好些嗎？」他問。

「我感到很好，」她說。「我並沒有什麼不對。我很好。」

〔註〕Reales——西班牙通行一種小銀幣，約值英金二辨士半。

殺人者

亨利餐室的門開着，兩個人走了進來。他們便在櫃枱那兒坐下。

「你們要吃點甚麼？」喬治問他們。

「不曉得，」其中的一人說。「你要吃甚麼？阿爾。」

「我不知道，」阿爾答道。「我不曉得我要吃點甚麼。」

餐室外面，天色漸漸地暗了下去，窗子外邊的街燈也都亮了。坐在櫃枱那兒的兩個人在噙着菜單。尼克亞當斯在櫃枱的那一邊瞅着他倆。就在他們進來的那時，他正在跟喬治談着話。

「我要一份加蘋果醬的烤豬肋巴肉和拌麥芽的馬鈴薯煎汁，」第一個人說。

「還沒有預備好的。」

「那麼你們究竟爲甚麼要寫在菜單上？」

「那是晚餐，」喬治解釋道。「六點鐘你再來吃吧。」

喬治瞧着那掛在櫃枱後面牆上的鐘。

「現在五點四。」

「鐘上是五點過二十分，」第二個人說。

「這架鐘快二十分。」

「啊，這種鐘還是丟在廢物堆上去吧，」第一個人說。「你們這裏有什麼可以吃的呢？」

「我們這兒有各種的夾肉麵包，」喬治說。「有燻腿雞蛋，醃肉雞蛋，鹹肉肝，燻肉。」

「給我來一份炸雞肉球加綠豌豆，乳酪菓，和拌麥芽的馬鈴薯煎汁。」

「這都是晚餐菜。」

「噯，我們所要的菜都是晚餐菜嗎？你們是這樣的做生意嗎？」

「你可以吃燻腿雞，醃肉雞蛋，還有肝——」

「我來點燻腿雞蛋吧，」叫做阿爾的這人說。他戴着一頂圓頂硬氈帽，穿着一件鈕扣在胸傍的黑色大衣。臉孔瘦小而又白皙，有一付狹窄的嘴唇。圍着一條絲綢圍巾，戴着手套。

「來份醃肉雞蛋吧，」另外的一個人說。他的身材與阿爾差不多大小。他倆的面孔雖然不一樣，可是他倆的衣著服飾却像是學生弟兄。倆人的大衣都非常緊狹。他們斜傾向前的坐着，手肘支在櫃檯上。

「有喝的東西嗎？」阿爾問。

「有白啤酒，清酒，蕪麥酒，」喬治答道。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有可以喝的東西沒有？」

「就有我剛才所說的那些。」

「這兒是一個棘手的小鎮，」另外那一個人說。「他們叫這個爲什麼？」

「絕峯。」

「過去聽到過沒有？」阿爾問他的朋友。

「沒有，」他的朋友答應。

「晚上你在這兒幹甚麼？」阿爾問。

「他們吃晚餐，」他的朋友答道。「他們全都來這兒，來吃龐大的晚餐。」

「一點也不錯，」喬治說。

「所以你以爲那一點也不錯？」阿爾問喬治。

「當然啦。」

「你真是一個非常伶俐的孩子，是不是？」

「一定的，」喬治說。

「噢，你不是的，」另外的那個小個兒說。「是他嗎？阿爾。」

「他是啞吧，」阿爾說。他轉過來朝着尼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亞當斯。」

「另外一個聰穎的孩子，」阿爾說。「他是不是一個伶俐的孩子？馬克思。」

「這個小鎮裏盡都是聰穎伶俐的孩子，」馬克思說。

喬治把兩個大盤子，一個盛着燻腿雞蛋，一個盛着醃肉雞蛋，放在檯枱上。他放下兩個油煎馬鈴薯和腦肉的碟子，同時關上通廚房的那扇小門。

「你的是那一份？」他問阿爾。

「記不得了嗎？」

「燻腿雞蛋。」

「真是個聰明的孩子，」馬克思說。他身體朝前傾斜着，一面吃他的燻腿雞蛋。兩人吃的時候，都戴着手套。喬治呆呆的看着他們。

「你看些甚麼？」馬克思望着喬治。

「沒看甚麼。」

「該死的傢伙。你在瞧着我。」

「也許這孩子的意思只是開個玩笑，馬克思，」阿爾說。

喬治便笑起來。

「你不要這樣非笑不可，」馬克思對他說。「你根本就用不着這樣的好笑，懂不懂？」

「好的，」喬治說。

「所以他以為那是對的，」馬克思扭過來對阿爾說。「他以為那是對的。那是一種好的現象。」

「噢，他是一個思想家，」阿爾說。他倆繼續着吃他們的東西。

「檯枱下那個聰明孩子是叫甚麼名字？」阿爾問馬克思。

「噢，聰穎的孩子，」馬克思對尼克說。「你和你的伙伴一齊繞到檯枱那一面去。」

「這是什麼念頭呀？」尼克問。

「不是什麼念頭。」

「最好你們還是繞到那一面去，好孩子，」阿爾說。尼克於是繞到檯枱的後面去。

「這是什麼打算呀？」喬治問。

「是絲毫不沾污你們的事情，」阿爾說。

「廚房裏是誰出去了？」

「是一個黑人。」

「你的意思黑人是什麼？」

「黑人便是烹調食物的人。」

「告訴他進來。」

「什麼意思啊？」

「告訴他進來。」

「你們有沒有想一想，你們是在甚麼地方？」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叫馬克思的這個人說。「你以為我們的樣子糊塗嗎？」

「你講糊塗話，」阿爾對他說道。「到底爲什麼要和這樣一個小幼兒爭辯？喂，」他轉向喬治，「告訴黑人出來到這裏來。」

「你們要對他怎麼樣？」

「不怎麼樣。你仔細想一想，好孩子。我們對一個黑人應該怎樣呢？」

喬治推開小門，折回到廚房裏。「薩姆，」他叫道。「馬上就到這兒來。」

通廚房的小門打開了，黑人走了進來。「有什麼事？」他問。在瑪格那兒坐着的兩個

人，對他望了一眼。

「對啦，黑人。你就好好站在那裏，」阿爾說。

黑人薩姆，繫着圍裙，站在那兒看着正坐在櫃枱上的兩個人。「是，先生，」他說。阿爾從櫃子上走下來。

「我要這個黑人和聰穎的孩子，和我一齊回廚去，」他說。折回廚房去，黑人。好孩子，你跟他一齊走。」小個子跟在尼克和廚子薩姆的後面，轉回到廚房去。他們進去後，便關上了門。叫做馬克思的這個人，面對着叫喬治的坐在櫃台那兒。他並不注意的看喬治，只看着順櫃枱折射回去的鏡子。亨利餐室從一個小酒食店，已經成爲一個點心櫃臺了。

「好了吧，聰穎的孩子，」馬克思看着鏡子裏說道。「怎麼你什麼話都不說呀？」

「究竟是一回甚麼事？」

「喂，阿爾，」馬克思叫道。「這個伶俐的孩子，要知道究竟是一回甚麼事。」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阿爾的回聲從廚房裏飄出來。

「在你想着這是甚麼一回事？」

「我不曉得。」

「你想些甚麼呢？」

馬克思說話的時候，隨時都凝視着鏡子。

「我不願說。」

「喂，阿爾，這個孩子說，他不願講他想些甚麼。」

「我聽見了，好的，」阿爾在廚房裏說。他推開了那個盛着桌上常用的醬油瓶的盤子可以經過，而到廚房裏去的坑道說。「喂，孩子，」他在廚房裏對喬治說。「順着河枯河，稍站遠一點。馬克思，你也朝右邊移一點。」他彷彿是在拍一張團體像的照像師，在安排着那兩人。

「告訴我，聰明的孩子，」馬克思說。「你想會有些甚麼事發生？」

喬治一聲也不響。

「那麼，我對你說了，」馬克思說道。「我們要殺一個瑞典人。你認識一個高大的瑞典人，名叫做奧里安德利森的嗎？」

「嗯，我認識他。」

「每天晚上他都來這兒吃晚餐，是嗎？」

「有時候來這兒。」

「他是在六點鐘來，對不對？」

「要是他來的話。」

「我們完全都知道，好孩子，」馬克思說。「我們來談一點別的吧。你看過電影嗎？」

「間或去看看。」

「你應該多去看看電影。對於一個像你這樣伶俐的孩子，電影是優美愉快的。」

「爲什麼你們要殺奧里安德利森？他對你們有過什麼不對嗎？」

「他從來沒有一個機會對我們做過甚麼。並且他也從來沒有見過我們。」

「而且他也只會看到我們一次，」阿爾在廚房中說。

「那麼你們爲了甚麼要殺死他？」喬治問。

「爲了一個朋友我們要殺他。只是爲了要感一個朋友的恩，孩子。」

「別再說了，」阿爾在廚房裏說。「你的話說得太笨。」

「好的，我要保持住這個孩子的愉快。我這樣做了嗎？聰明的孩子。」

「你的話真是該死，」阿爾說。「黑人和我的這個伶俐的孩子是他們自己使自己愉快的。」

的。我已經把他們倆人像修道院中的一對女朋友似的捆綁起來了。」

「我猜你在一所修道院裏？」

「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你是在一所潔淨而合於猶太律法的修道院裏。你就是在那樣的場合。」
喬治望了望那上面掛着的鐘。

「要是有人進來，你就對他說廚子出去了，假使他們還不走，那麼你就對他說，你要回去並且自己去烹調。明白了嗎？聰明的孩子。」

「明白了，」喬治說。「可是以後你們要對我們怎樣辦？」

「那還沒有一定，」馬克思說。「那也就是現在你所再也不知道的那些事中的一件。」
喬治看看鐘。這時已經是六點過一刻了。迎街的門開了。一個街車的司機走了進來。

「哈囉，喬治，」他說。「現在可以吃晚餐嗎？」

「薩姆出去了，」喬治說。「大概半個鐘點便可以回來了。」

「我還是到街上去趟吧，」司機說。喬治注視着鐘。這時是六點過二十分。

「真不錯，好聰慧的孩子，」馬克思說。「你真是一個端正的小紳士。」

「他知道我將他的頭都誇贊掉了，」阿爾在廚房裏說。

「不，」馬克思說。「不是那樣的。這個聰穎的孩子是很好的。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喜歡他。」

六點過五十分了，喬治說：「他不會來了。」

這時餐室裏又來了兩個人。有一次，喬治到廚房去做了一份燻腿雞蛋的夾肉麵包，那是給一個要「拿走」的人準備的。在廚房裏，他瞧見阿爾坐在小門旁邊一個小檯上，圓頂硬氈帽傾覆在背後，小門那兒的架棚上放着一隻鋸開的鳥槍口。尼克和廚子背對背的在角落裏，每人嘴上捆塞着一條毛巾。喬治親手做好了夾肉麵包，用沾有油的紙細心包起來，放在一個袋裏，端了進來，這人付了錢，便走出去了。

「聰慧的孩子是什麼事都會幹，」馬克思說。「他會烹調以及每一件事。你可以物色一個漂亮的女郎做妻子，好孩子。」

「是嗎？」喬治說。「你們的朋友，奧里安德利森是不會來的了。」

「我們再等他十分鐘，」馬克思說。

馬克思看看鏡子，又看看鐘。時針已經指着七點，接着又是七點過五分了。

「走吧，阿爾，」馬克思說。「我們還是走吧。他不會來了。」

「再等他五分鐘比較好些，」阿爾在廚房中說。

就在五分鐘內，又進來一個男人了。喬治對他說廚子生病了。

「你爲什麼不另外雇一個廚子？」這人說。「你們不是正在經營一個點心櫃嗎？」他說完便出去了。

「走吧，阿爾，」馬克思說。

「這兩個聰明的孩子和黑人怎麼樣打發呢？」

「他們都是對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的。我們把事情辦完吧。」

「我不高興這樣，」阿爾說。「這樣是太寬鬆了。你的話又講的那麼多。」

「噢，那到底爲甚麼，」馬克思說。「我們要維持住愉快呢？我們沒有嗎？」

「你的話講得太多，一點沒有兩樣，」阿爾說。他從廚房裏走了出來。烏槍切開的槍身在他太狹窄外衣的腰下，稍稍的凸起一點來。他川戴着手套的手將外衣拉掉了。

「再見，好孩子，」他對喬治說。「你的運氣真好。」

「這是真話，」馬克思說。「你們也應當去參加賽跑了，聰明的孩子。」

他倆走出門去了。喬治從窗子那兒瞧着他們，穿着他們的狹窄外衣，戴着圓頂硬氈帽，就像是遊藝隊般地。在弧光燈下，街的那邊消失了。喬治於是穿過吊懸着的小門回到廚房裏，把綁着的尼克和廚子解開。

「我不再要那個了，」廚子薩姆說。「我不再要那個了。」

尼克站立起來。在以前他嘴上就不會有過毛巾。

「講吧，」他說道。「究竟是爲了甚麼？」他企圖把事情虛張聲勢的加以脅迫。

「他們要殺奧里安德利森，」喬治說道。「他們要在他們來吃晚餐的時候射殺他。」

「奧里安德利森？」

「嗯。」

廚子用兩個姆指摸着他的嘴角。

「他們都走啦？」

「走走，」喬治說。「現在他們都走了。」

「我不喜歡這樣，」廚子說。「我根本一點也不喜歡這樣。」

「喂，」喬治對尼克說。「你最好還是去看一看奧里安德利森。」

「好的。」

「最好對這種事根本不要沾惹，」廚子薩姆說。「你最好是站開些。」

「假如你不要去，那就別去了，」喬治說。

「混雜在這件事裏面，並不會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你，」廚子說。「你不要管閑事吧。」

「我要去探望他，」尼克對喬治說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廚子走開去了。

「小孩子都知道他們要幹甚麼？」他說。

「他住在希斯契出租的房子裏。」喬治告訴尼克。

「我就到他那兒去。」

街燈透射過一棵樹的秃枝照耀着。尼克在街上車跡旁邊走着，到第二盞弧燈的地方，便轉下街邊去。街上三所房子都是希斯契的出租房屋。尼克踏上兩燈塔，拉了拉鈴。一個婦人便來到門口。

「奧里安德利森住在這兒嗎？」

「你要看他？」

「是的，假如他是在家的話。」

尼克隨着婦人，走上了一段樓梯，轉到一條走廊的末端。她於是敲門。

「是誰？」

「有人要你看你，奧里安德利森先生。」婦人說。

「我叫尼克亞當斯。」

「進來。」

尼克推開門走進屋去。奧里安德利森穿着他所有的衣服躺在床上。他是一個身體特別重的鬥拳家，現在他是太渴望床了。他的頭放在兩個枕頭上。他並不看尼克。

「你那兒來的？有什麼事？」他問。

「我是亨利餐室的，」尼克說。「有兩個傢伙來到餐室裏，將我和廚子都捆綁起來，他們說他們要殺你。」

他說話的時候，聲調非常天真。奧里安德利森却是一言不發。

「他倆將我們關在廚房裏，」尼克繼續着說。「他們要等你來吃晚餐的時候射殺你。」

奧里安德利森還是一聲不響地望着牆壁。

「喬治的意思是說我來這兒一趟比較好，並且來告訴你關於這件事的情形。」

「對於這回事，我也沒有什麼法可想，」奧里安德利森說道。

「我會告訴給你，他們是像什麼樣子。」

「我不要知道他們像什麼樣子，」奧里安德利森說。他凝視着牆壁。「謝謝你來告訴我這回事。」

「這才對呀。」

尼克注視着躺在床上的這個巨人。

「你不要我去叫警察嗎？」

「用不着去，」奧里安德利森說。「那樣並不會有絲毫益處的。」

「有需要我出力的事嗎？」

「沒有，沒有什麼要做的事。」

「這也許只是一種脅嚇。」

「不，並不是一種脅嚇。」

奧里安德利森朝牆轉滾過去。

「唯一的一件事便是，」他對着牆說道，「我沒有法下決心出去，我整天就呆在這裏。」

「你不願離開這個小鎮？」

「不能的，」他說，「我要完成那四週的奔跑。」

他注視着牆。

「現在沒有什麼事了。」

「你願不願用別的方法來調諧一下？」

「不，我幹錯了。」他依然沒精打采地。「沒有什麼事了。過一會兒，我要決心出去。」

次。」

「我回去看看喬治，」尼克說。

「再見，」奧里安德利森說。他並不朝尼克望一眼。「謝謝你來跑這一趟。」

尼克出去了。當他關門的時候，他瞥見奧里安德利森穿着所有的衣服，躺在床上，凝視着牆壁。

「他整天都在屋裏，」女房東在樓下說。「我猜想他一定不很舒服。我對他說過：「安德利森先生，你應當出去，像這樣樣好的一個晴朗的秋天，你應當出去散散步。」但是，他並不感到喜歡這樣做。」

「現在他不要出去。」

「他不舒服我很難過，」婦人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在鬥拳場裏，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除了他外貌所表現的樣子以外，你再不會知道的，」婦人說。他們倆就站在大門裏面談話。「他就是這樣的溫和優雅。」

「好的，那麼晚安，希斯契夫人，」尼克說。

「我不是希斯契夫人，」婦人說。「這個地方是她的。我只不過替她照管吧了。我是柏爾夫人。」

「那麼，晚安，柏爾夫人，」尼克說。

「晚安，」婦人說。

尼克在弧光燈下走上了漆黑街道的角落，順着車跡回到了亨利餐室。喬治這時在檯後面。

「你看到奧里了沒有？」

「看到了，」尼克答應。「他在屋裏，他沒有外出。」

廚子打開通到廚房裏的門，他聽見了尼克的聲音。

「我並沒有留心聽啊，」一面說一面關上了門。

「你把事情告訴他了沒有？」喬治問道。

「喔，我對他說了，可是他已全知道了。」

「他要怎麼辦呢？」

「不怎麼辦。」

「他們會殺死他的。」

「我猜他們會的。」

「他必需在芝加哥參與些事情。」

「我也這樣猜呢，」尼克說。

「這簡直是一件多為難的苦事。」

「真是一件異常的事，」尼克說。

他們不再說甚麼了。喬治拿一塊毛巾來拭揩着燻枱。

「我真不了解，他到底幹過甚麼事？」尼克說。

「使別人特別難堪，招惹別人分外生氣。這便是他們要殺死他的原因。」

「我要想離開這個小鎮，」尼克說。

「很好，」喬治說。「那是一件幹得的事。」

「我忍不住的要想到他在屋子裏呆等待着，並曉得他將會獲到它。這實在是太愚蠢了。」

「對啦，」喬治說。「最好你還是不要再想到它吧。」

今天是禮拜五

晚間十一點鐘，三個羅馬兵士在一個喝酒的場所。牆壁四週擱置着幾個大桶。木櫃枱的後面是一個賣酒的希伯來人。三個羅馬兵都有些兒醉意了。

兵甲：你們喝過紅酒嗎？

兵乙：沒有，我沒有喝過。

兵甲：你還是試嘗一點吧。

兵乙：好吧，喬治，替我們來一份紅酒。

賣酒的希伯來人（以下簡稱希，即喬治）：在這兒，先生。你會高興喝的。（他把酒從一個大桶裏汲出來，盛滿了酒的陶壺放下）。這類酒味道要稍好些。

兵甲：你來喝一點。（他轉身過來，對着那傾斜在一隻大桶上的兵丙。）你怎麼啦？

兵丙：我胃痛。

兵乙：你喝過水哩。

兵甲：來嚐一點紅酒。

兵丙：我不能喝這種可咀咒的東西。那會使我的胃發酸的。

兵甲：你離開這兒太久了。

兵丙：真該死，我不知道這回事嗎？

兵甲：講吧，喬治，你能不能弄點東西來給這位先生安定一下他的腸胃？

希：我已經預備好在這兒了。

（兵丙把賣酒人替他調和好的杯內的東西嚐了一下。）

兵丙：噯！這裏面你放些甚麼呀？是駱駝脣嗎？

希：你放心心好好喝下去吧，羅特納。那是會使你的腸胃不痛的。

兵丙：好的，我不願感到比以前更壞。

兵甲：就試它一次吧。前幾天喬治也替我弄過，我喝了很好。

希：你的神色很不好，羅特納。我懂得甚麼東西可以安定一個不好的腸胃。

（兵丙把杯裏的東西喝下。）

兵丙：（耶蘇基督啊）哎喲天啊。（他做了一個鬼臉。）

兵乙：真是虛驚。

兵甲：啊，我不知道。他今天在那兒很好呀。

兵乙：爲什麼他不解脫十字架下來呢？

兵甲：他並不要解脫十字架走下來。那不是他的活動自由哇。

兵乙：那麼，你現在指給我一個並不要解脫十字架下來的怪狀人。

兵甲：哦，該死，關於這件事你一點也不知道啊。到那邊去問一問喬治。他曾經要解脫十字架下來嗎？喬治。

希：我告訴你們吧，諸位先生，我不是在那兒顯現的。這是一件我絲毫沒有興趣的事情。

兵乙：聽着吧，他們那樣的我見過很多——在這兒和別的許多地方。碰上有機會，隨便甚麼時候你指給我看一個並不要解脫十字架下來的人——碰上有機會的時候，我的意思是——我會和他們很好地攀爬上去的。

兵甲：我以爲今天他在那兒很好。

兵丙：他很好。

兵乙：你這個怪傢伙，你不知道我現在講些甚麼。我不是說他好還是不好。我的意思是說，碰上有機會的時候。他們起初用釘釘他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不顧住手的，只要他們做得到的話。

兵甲：你不會隨着它？喬治。

希：沒有，我對它一點興趣也沒有，羅特納。

兵甲：我真奇怪他是怎麼行動的。

兵丙：我一點也不喜歡的部份就是將他們釘住。你要知道，那對於你是一定非常不好的。

兵乙：也並不就是這樣壞，就如同他們最初把他舉起來的時候似的。（他將兩個手掌合在一起，做了一個舉起來的姿勢。）當重量開始加在他們身上的時候。那也就是它獲得他們的時候。

兵丙：那會使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很不好。

兵甲：我沒有見過他們嗎？我瞧見過他們很多了。我告訴你們吧，今天他在那兒非常好的。

（兵乙瞅着賣酒的希伯來人微笑。）

兵乙：你真是一個恪守教規的基督徒，傲慢的傢伙。

兵甲：當然啦，繼續下去不斷地欺弄他吧。不過在我對你說話的當兒，你要注意。今天他在那兒很好。

兵乙：再喝點別的甚麼酒呢？

（賣酒的人期待地向上瞧着。兵丙垂着頭坐着。樣子很不舒服。）

兵丙：我是不再喝了。

兵乙：那麼來兩份吧，喬治。

（賣酒的希伯來人拿出比上次那一瓶更小些的一壺酒來。他向前屈在木櫃拾上。）

兵甲：你們見過他的愛人嗎？

兵乙：我不是很好的站在他旁邊嗎？

兵甲：她是一個漂亮貌美的人。

兵乙：在他相識她以前，我就認識她了。（他朝賣酒的那人丟了一個眼色。）

兵甲：我向來就要見她徘徊在這個小鎮上。

兵乙：她一向就有大量的金錢。他從來也沒有帶給她不好的運氣。

兵甲：哦！他的運氣壞得很。不過我看來，今天他在那兒的樣子真不錯。

兵乙：他的行動態度變成什麼樣了？

兵甲：唉！他們都衰敗了。就只是婦人們被他監守着。

兵乙：他們是一夥鄙野的傢伙。他們看見他上去那兒，可是他們却一點也不要它。

兵甲：婦女們忠真是對的。

兵乙：自然，她們忠貞是完全對的。

兵甲：你以為我會用舊槍去攻擊他嗎？（以一個老槍手去斥罵他嗎？）

兵乙：你那樣做，將來會招到些煩惱的。

兵甲：那也就是最低限度我可以替他做的事。我會告訴你，在我看來，他今天在那兒樣子很好。

希：諸位先生，你們是知道的，我要關門休息了。

兵甲：我們還有一次巡迴哩。

兵乙：有甚麼用處呢？這種瑣碎並不是在什麼地方都會煩惱你的。算了吧，我們走吧。

兵甲：還有別的巡迴哩。

兵丙：（從檯子上站起來。）不。算啦，我們走吧。今天晚上我覺得像地獄一樣。

兵甲：就只還有一次。

兵乙：不，走吧。我們要走啦。晚安，喬治。賬記上吧。

希：晚安，諸位先生。（樣子稍有點苦惱。）你們不會使我有點甚麼暫記賬上的嗎？羅特納。

兵乙：怎麼啦！喬治！禮拜三才是付賬的日子。

希：好的，好的，羅特納。晚安，諸位先生。

（三個羅馬兵走出門來到街上。）

〔屋外的街上〕

兵乙：喬治是與他們其餘那些一樣，是一個偵察的人。

兵甲：啊，喬治是一個漂亮的勞工哩。

兵乙：今天晚上，每一個人對於你都是漂亮的勞工。

兵丙：走吧，兵營去吧。今晚我感到像地獄一樣。

兵乙：你離開這兒太久了。

兵丙：不，不是爲那個。我感到像地獄一樣。

兵乙：你離開這兒太久了。除此沒有別的原因。

——幕落——

原书空白页

毫無所得的勝利者

(Winner Takes Nothing)

原书空白页

一個清潔而燈光明亮的地方

時間已經很遲了，咖啡店裏除了一個還在電燈光透射過樹葉子的蔭影中坐着的老人以外，別的人全都散了。日間，這條街上總是充塞着塵埃，但是到了夜晚，露水便會澄定了灰土。這個老人總喜歡坐到很夜深，因為他的耳朵聾了。這時，晚間的空氣非常幽靜，他感到了些異樣。咖啡店裏的兩個侍役知道老人是有些醉意了，他們很懂得他是一個良善的顧客，不過萬一他喝得太醉，那他會不付酒賬便走了的，因此他們用心地盯住他。

「上禮拜他曾經自殺過。」一個侍役說。

「爲什麼？」

「因爲他失望了。」

「爲了甚麼事呢？」

「不爲甚麼。」

「你怎麼知道不為甚麼？」

「他有着不少的錢財啊。」

他們倆在離咖啡店門很近，緊挨着牆的一張桌子前面坐了下來，凝視着那一塊臺地，在那兒除了老人所坐在風中輕微擺動的樹蔭中的桌子之外，所有的桌子全是沒有人的空着。這時，街上走過去一個女郎和一個軍人。街燈照着他領上黃銅的號碼。女郎沒有披頭巾，依偎在他身傍很急促地走着。

「衛兵隊會抓住他的。」一個侍役說。

「就算是抓住他，這又有甚麼關係？」

「最好他現在就離開這條街。衛兵隊會尋到他的。他們過去不過才五分鐘光景。」

老人依然在樹蔭中坐着，用玻璃杯敲打着碟子。年紀較輕些的一個侍役便走到他的面前去。

「你要什麼？」

老人呆呆的看着他，說道：「再來杯白蘭地。」

「你不能再喝了，你會醉倒的。」侍役說。老人依然呆看着他。他只有走開了。

「他要一夜逗留在這兒。」侍役對他的同伴說：「我真困得要死。我從來也沒有得在三

點鐘以前睡覺。而且上禮拜他曾經還自殺過。」

侍役自櫃台裏取出來一瓶白蘭地和一個碟子，走到老人坐的桌子前面。他放下碟子，倒出一滿杯白蘭地。

「上禮拜你曾經自殺過吧。」他問這個耳聾的老頭說。老人只用指頭做了個手勢，沒有說甚麼。「再倒一點，」他說。侍役默默地又提起瓶子來，朝玻璃杯裏傾倒，直到溢邊了，白蘭地沿着杯腳流淌到碟子裏。「多謝你，」老人簡單地說。侍役將瓶子拿回到屋裏。和他的同伴又在桌邊坐了下來。

「他喝醉了。」他說道。

「每天晚上他都要喝醉。」

「到底是什麼事逼得他要自殺？」

「我怎麼能夠曉得。」

「他究竟用什麼方法自殺的？」

「用一根繩子上吊。」

「誰將他救下來呢？」

「他的甥女。」

「爲什麼他們要救他？」

「他們害怕他的靈魂。」

「他有多少錢？」

「多着哩。」

「他應該有八十歲了吧。」

「無論怎麼樣，我應當說他有八十歲。」

「我真希望他能够回家去。我從來也沒有得在三點鐘以前睡覺。到底什麼時候才應該睡呀？」

「他老逗留在這兒不去睡，因爲他高興這樣。」

「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但，我並不孤獨呀，我還有一個妻子等我去睡哩。」

「他也有過一個老婆的。」

「而今，一個老婆對他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話不能這樣講，他要是有個老婆，也許會更好些。」

「現在他甥女照拂着他。」

「我知道。你還說過就是她救他下來的。」

「我實在不願活到那一大把年紀。一個年老的人真是一個既麻煩而又不潔淨的累贅。」
「那也到不盡然。這個老頭兒非常乾淨，他喝酒就不會潑溢出來。就現在喝醉了，你瞧他。」

「我才不願瞧。我真希望他能够回家去。他簡直不願那些有工作的人。」
老人的眼光，離開了玻璃杯，越過了方場，注視着這兩個侍役。

「再來杯白蘭地，」他指着面前的杯子。侍役匆忙地走了過來。

「沒有啦，」他用一種愚蠢的人對酒醉鬼，或者是異國人談話時所使用的省略的措辭說。「今天晚上沒有了，要關門囉。」

「再來一點，」老人說。

「沒有了，完啦。」侍役拿一塊毛巾揩拭桌子邊，同時搖搖頭。

老人站立了起來，緩慢地數了一下碟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皮的錢袋來，付了酒賬，另外賞了半個普希托（譯註：Peseta, 是西班牙的金幣單位，每枚值一個佛郎。）的小費。

侍役注意着他走到街上，一個很老的人莊嚴地蹣跚的走着。

「爲甚麼你不讓他再呆着喝一會兒？」悠閑的侍役問道。他們倆關上了百葉窗。「現在還不到兩點半鐘哩。」

「我要回家去睡啊。」

「一個鐘頭又有甚麼要緊？」

「對於我，比對他可重要得多了。」

「你自己講話就像是一個老頭子。他還可以買一瓶酒，在家裏舒暢的喝。」

「那不一樣。」

「不，那不是的，」有老婆的侍役說。他並不會希望是偏袒的。不過他就是非常匆忙。

「那麼你呢？你在平常該回家去的時間以前沒有恐懼嗎？」

「你要想侮辱我？」

「沒有的事，賭鬼，我只不過和你開個玩笑。」

「不要這樣，」忙碌的侍役，從拉下來的金屬百葉窗那兒站起來說道。「我有的是自

信，我完全的自信。」

「你具有青春，自信，和一個職業，」年紀老些的侍役說。「你還具有一切。」

「你缺少甚麼？」

「除開工作之外，什麼都缺。」

「我所具有的你也具有。」

「並不。我從來就沒有過自信，況且我的青春也早逝去了。」

「算啦，不要再講無聊的閑話了，來鎖上門吧。」

「我就是那種喜歡在咖啡店裏呆到很夜深的人，」年老些的侍役說道。「跟那些所有不要睡覺，和需要一種夜晚歡樂的人。」

「我要回家去，朝床上一躺。」

「我們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生活，」年老些的侍役說。他現在穿好了回家的衣服。「這不僅只是一個青春和自信的問題，雖然這些東西是美麗的。每天晚上我總是十分勉強的關上大門，因為還有一些人是需要到咖啡店裏來的。」

「賭鬼，很多酒館（譯註：指在西班牙之酒館）都是通宵開着門的。」

「你不會了解。這兒是一個清潔而又愉快的咖啡店。燈光設備得這樣好。電燈又是這樣的亮，而且現在還有樹葉的蔭影。」

「祝你夜安，」年紀輕些的侍役說。

「祝你夜安，」另外一個侍役回答他。擲滅了電燈，不斷地自語着。這是生涯的光輝，但必須是清潔而又愉快的地方。你不需要音樂。當然地，你用不着音樂。你也不能够非常莊嚴地站在酒台前面，雖然那一切都是爲了消磨時間而預備的。他到底是害怕些甚麼呢？那並

不是恐懼，也不是畏懼。那是他瞭解得很透徹的渺茫。那一切都是空虛，人生也是渺茫的。就只是那樣，燈光它是它所需要的一切，以及某種潔淨和安寧。有些人在裏面生活，但，他甚麼也意識不到，只知道一切萬物都是空虛……。我們的神是在天堂裏面，聖人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國，你會像在天堂裏所做的一樣地在世界上做。賜給我白晝和我們每天的麵包，饒恕我們的過失。像我們饒恕我們的過失一樣。引導我們不要再犯過錯，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空虛的歡呼充滿着渺茫，渺茫永遠伴着你。他微笑地站立在有發光的壓咖啡用的蒸汽機的酒台前。

「你還要點甚麼？」酒台裏賣酒的人問。

「不要甚麼。」

「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那人又說，同時將臉扭向別處。

「來一小杯酒吧，」侍役吩咐着。

他於是倒了一杯給他。

「電燈很亮，真舒服，就可惜這個酒台却一點光澤也沒有。」侍役說。

他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並不答話。夜很深了，再談話是不相宜的。

「還來點別的可排塔？」（註：酒名）

「不用，謝謝你。」侍役說完便走出去了。他討厭酒台，討厭酒館。可是有一間清潔而燈光明亮的咖啡店，那又是不同的。用不着想的太遠，這時候他會回到他家裏他自己的屋裏去的。最後，他必定會躺在牀上，伴着白晝，而睡着了。他到底對他自己說，可能只是失眠。很多人都必定會的。

原书空白页

世界之窗

當他瞧見我們進門來，酒店老闆朝我們望了一眼，就伸過手去把玻璃蓋罩在兩個便餐用的大杯子上。

「來杯啤酒，」我說。他抽出酒瓶來，用一柄匙形的刀片取去了瓶塞，手便握住玻璃杯。我丟一個五分的銀幣在木桶上，他把啤酒朝我面前滑過來。

「甚麼？」他對湯姆說。

「啤酒。」

他抽出酒瓶來，取開了塞子，當他瞧見了錢時，便將酒朝湯姆推過去。

「甚麼事？」湯姆問他。

酒店老闆並不睬他。目光越過我們的頭頂，朝一個進門來的人說：「你要甚麼？」

「來裸麥酒。」進來的這個人說。酒店老闆拿出瓶子，酒杯和一杯水來。

湯姆伸手過去，將罩在便餐用杯上的玻璃蓋取去。那是一杯醃豬腳，旁邊有一柄常剪刀使用的木銹子，頂端有兩個吃豬腳用的木叉。

「不許動，」老闆說着，一面將玻璃蓋仍舊罩在大杯子上。湯姆手裏還握住那把木鏟子。「放回到原來的地方去。」酒店老闆說。

他的一隻手在酒台下面向前伸着，眼睛睜着我們倆。我掏出五角錢放在木桶上，他縮回手去，身子也站直起來。

「要什麼？」他問。

「啤酒。」我答道，他揭去那兩個大酒杯的蓋子，然後才去取酒。

「混蛋，你這豬腳是臭的，」湯姆說着，嘴裏的東西一古腦兒的全吐在地板上。酒店老闆一聲也沒有響。喝裸麥酒的那個人，付過錢，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

「你才發臭，」老闆說。「簡直像朽木般的臭。」

「他罵我們是朽木。」湯姆和我說。

「聽我的話，咱們走吧。」我說。

「你們的惡臭快出去，打掃地獄去。」老闆驅逐着。

「我說過我們就要出去，」我說。「那並不是你的意思。」

「我們還要回來的，」湯姆補了一句。

「不，你們不會再回來了。」酒店老闆向湯姆說。

「對他講，他是多麼的不對，」湯姆和我說。

「走吧，」我催着湯姆。

街上清淨而又暗黑。

「這個場合是一種甚麼樣的地獄啊？」湯姆問我。

「不曉得，」我回答他。「我們到車站去吧。」

湯姆和我踱進小鎮的一端，我們還要走到那一頭去。晒黑了的樹皮味和大堆的鏽屑味隱約地瀰漫着。我們走進來的時候，天色已經不早了，這時天空更黑暗了，氣溫非常低，大路中間一些污水潭的四邊已經凍結了一層薄冰。

火車站上有五個妓女，六個白種人和四個印第安人在等火車進站。裝有火爐的屋裏很擠也很熱，洋溢着一股腐壞的火烟味。我們走進門的時候，沒有人談話，售票處的小窗也緊關着。

「你能不能把門關上？」有人說。

我注意地尋找說話的人。那是一個白種人。穿着一條橡膠布褲子，一雙伐木人穿的橡皮靴子，一件和別人一樣的橡皮襯衫，赤着頭沒有戴帽，白皙的臉孔，瘦的手。

「你是不是要去關上門？」

「喔，」我接着把門關上。

「謝謝你，」他說。另外那些人中有一個忍住了笑。

「曾經干涉過一個廚子沒有？」他朝着我說。

「沒有。」

「你可以干涉這個傢伙，」他瞅着廚子說。「他就喜歡這樣。」

廚子的眼睛盯着別處，緊緊地咬住嘴唇。

「他在他手上塗些檸檬汁，」這人說道。「他不能夠沒有原因地將手放在洗碟子的水裏。看看那多麼白的一雙手。」

一個妓女大聲地笑起來。她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巨大的一個婦人。這時她穿着一件變色的那種絲綢衣。另外兩個妓女，也差不多有這個巨大而體重三百五十磅的妓女一般大，當你瞧着她的時候，你也不會相信她是真實的。她們三人全都穿着容易褪色的絲綢衣服。並肩坐在板凳上。佔去了很大的地方。她們體積都非常巨大。除了這三個巨大的妓女外，還有兩個和我們日常所見到的一樣，披着染成的金黃色頭髮的女人。

「瞧他的這雙手，」這人對廚子點點頭說道。妓女又笑了，全身抖顫着。

廚子轉過身去，迅速地朝她罵道。「你這個討厭的大肉山。」

她却繼續地笑着同時也抖慄着。

「呵，我的天！」她的聲音是那樣的溫柔動人。「呵，我親親的天。」

肥大身軀的兩個妓女，行動很遲慢沉靜，彷彿她們並沒有多大的感覺，然而她們身體非常大，幾乎可以和最大的那個妓女相比。看上去她們倆人都有二百五十多磅。另外還有兩個神情很矜持。

六個白種人裏，除了廚子和講話的那個以外，有兩個伐木的人；其中有一個非常有趣味而又帶些羞態的聽着，另一個似乎在準備着講幾句話。還有兩個瑞士人。在椅子的末端坐着兩個印第安人，對着牆站着一個。

準備着講話的那個伐木人悄悄的對我說，「應該像加在一堆刈下的乾草堆上。」我笑着告訴了湯姆。

「我敢發誓，我從來也沒有到過像這樣的場合，」他說。「你瞧瞧她們那三個。」就在這當兒，廚子大聲的叫起來。

「喂，朋友，你們有多大歲數了？」

「我九十六歲，他六十九歲。」湯姆答應他。

「哈！哈！哈！」身軀巨大的妓女抖顫着大笑起來。她的聲音真是美妙極了。其他那四

個並不笑。

「嗨，你不能有禮貌一些嗎？」廚子說。「我問他們只不過是交個朋友。」

「我們倆的歲數是十七和十九。」我實說了。

「與你發生甚麼關係？」湯姆轉身朝着我說。

「你說的不錯。」

「你們可以喊我愛麗思，」身軀巨大的妓女說完後，又開始抖顫起來。

「那是你的名字嗎？」湯姆問。

「當然啦，」她說。「愛麗思，是不是？」她扭過身子朝着坐在廚子身旁的那人問道。

「愛麗思，一點也不錯。」

「那是你們這類人所用的名字。」廚子插嘴道。

「那是我的真實名字。」愛麗思答道。

「那幾個女郎叫什麼名字？」湯姆接着又問。

「霍尼耳和厄志爾，」愛麗思說。霍尼耳和厄志爾在微笑。她倆並不很漂亮。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一個把頭髮染成金黃色的女人。

「法蘭茜絲。」她告訴我。

「法蘭西絲甚麼？」

「法蘭西絲·威爾遜。和你有甚麼關係？」

「你又叫什麼名字？」我問另外的一個妓女。

「呵！不要這樣的唐突。」她回答我。

「他只不過要我們大家成爲朋友，」講話的那人說道。「你不願結交朋友嗎？」

「不，」染頭髮成金黃色的一個女說。「不是和你交朋友。」

「她是一個生性暴躁的人，」這人說。「一個最愛發脾氣的人。」

染頭髮的這個女人朝別人看了一眼，接着把頭搖了一下。

「頑固的混蛋，」她罵着。

愛麗思又笑起來了，渾身抖慄着。

「沒有什麼好笑，」廚子生氣了。「你還要笑，不過沒有什麼可笑呀。喂，你們倆個小

夥子，要上那兒去？」

「你又要到那兒去？」湯姆反過來問他。

「我要到卡狄萊克去，」廚子說。「你們去過那地方嗎？我姐姐就住在那兒。」

「他也就是他姐姐。」穿着橡膠布褲子的人說。

「你能不能不要那麼講？」廚子說。「我們不可以講得有禮貌一些嗎？」

「斯蒂渥·凱吉爾就是從卡狄萊克來的，愛德·武蓋斯特也是那兒的人。」帶着羞態的人說。

「斯蒂渥·凱吉爾！」有染髮的一個女人高聲的叫道，這個名字就髣髴在她身體裏推動了一部引發機。「他的父親曾經拿槍殺他。對的，我敢發誓的說，是他自己的父親。像斯蒂渥·凱吉爾這樣的人的確不多。」

「他的名字是叫斯坦萊·凱吉爾嗎？」廚子問道。

「喔，住口，」女人說。「你懂得關於斯蒂渥的甚麼？斯坦萊。他不是斯坦萊。斯蒂渥·凱吉爾是最敏慧最漂亮的一個人。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像他那麼樣乾淨，那麼樣白嫩，那麼樣漂亮好看的人。再也不會有他那樣的人。他走動的時候，就如同一隻老虎，他是最純善，最自由的人兒。」

「你和他認識過嗎？」有一個白人問。

「我和他認識過？我和他認識過？我愛過他嗎？你問我這個嗎？我認識他，就像你在世界上的一個人都不認識一樣，我愛他就像你愛上帝一樣。斯蒂渥·凱吉爾啊，他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敏慧，最白嫩，也最美麗的人，可是他自己的父親却把他當作一條狗也似的擊殺了。」

「你和他出去到過海岸上嗎？」

「沒有，我在那以前便認識他了。他是我所愛過唯一的人。」

對這個染過頭髮的女人，大家都表示出一種敬重，她用一種彷彿是在舞台上演劇用的很高的口調講話，這時，愛麗思又開始抖顫起來了，我疑心她有抖病。

「你應當和他結婚才是，」廚子說。

「可是我不願污損他的事業，」這女人答應着。「我不願成爲他的妨礙。一個妻子並不是他所真正需要的。我的天呵！他是甚麼樣的一個人啊！」

「瞧瞧這件事才真有意思，」廚子說道。「然而，傑克·賈森不會把他打倒嗎？」

「真是惡作劇，」染過頭髮的女人說。「那個大野狗出其不意的抓住他。他便將傑克·賈森這個大黑雜種擊倒了。那黑奴便用一把大鎚鉤來打他。」

售票處的小窗台拉開了，三個印第安人便走了過去。

「斯蒂渥把他擊倒以後，」女人繼續着她未完的話。「便轉過身來向我微笑。」

「我的意思是你說過你並沒有去過海岸上。」也不知是誰插了一句。

「我就只爲那次決鬥才出去的。斯蒂渥轉過來微笑的時候，那個下賤娼婦的黑兒子，突然跳起來，出其不意地將他打翻了。其實，像那種黑私生子，一百個也不够斯蒂渥打。」

「他真能算作一個偉大的戰士。」伐木人也說話了。

「我也祈禱着上帝使他那樣勇敢。」她說。「我求祈上帝現在沒有像他那樣偉大的戰士。他像一尊神，他就是一尊神。這樣的潔白，乾淨，美麗，漂亮，簡直像一隻猛虎，個閃電。」

「在戰爭故事的電影中，我見過他。」湯姆幽默地說。我們大家都啞然了。愛麗思渾身又抖擻起來。我瞧着她在低泣。幾個印第安人已經出去到月台上了。

「他比任何一個丈夫都能幹得多，」她說。「我們在上帝的眼光中結了婚，直到如今我是屬於他的，我的一切也將永遠是屬於他的。我並不關心我自己的身體。他們可以獲得我的肉體，而我的靈魂却是永遠屬於斯蒂涅·凱吉爾。我敢對天宣誓，他的確是一個英雄。」

大家都感到一陣可怕。憂鬱和困惑又籠罩住了這個角落。這時仍然在發抖的愛麗思閉口了。「你真是一個卑賤的說謊者，」她低聲地說。「你自己明白，你一輩子也不認識斯蒂涅·凱吉爾。」

「你怎麼能這樣講？」染過髮的女人聲音很驕傲。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我才這樣說。」愛麗思回答她。「我才是本地唯一認識斯蒂涅·凱吉爾的人，我是從曼西羅拿來的，我在那兒和他相識是眞事，你也知道得很清楚，倘若我

說了假話，願上帝懲罰我，使我就死。」

「他也能懲罰我。」女人並不讓步。

「這是真的，真的，真的呀，你是知道的。並不是剛纔明白的，我還非常記得他所對我說過的話。」

「他說過些甚麼？」那女人很得意的問。

愛麗思哭泣起來了，她抖慄着極困難地說道：「他講過「愛麗思啊，你真正是一個可愛的女人。」這便是他對我講過的話。」

「胡說，」染過髮的女人道。

「這是真話，」愛麗思分辯地。「是他講過的話，這是真的。」

「不是真的，是胡講，」那女人還是很驕矜。

「不是假的，是真的，真的，對耶穌，對瑪麗發誓，的確是真實的。」

「斯蒂涅不會講那樣的話。那不是他談話的口氣。」那女人宣佈出來。

「他說過那樣的話，」愛麗思微笑着。「我清晰地還記得，他講那樣話的時候，我正是像他所誇贊那麼樣的一個可愛的女人。直到現在我還是你更好些，你就像一個晒乾了的舊熱水瓶。」

「你不能隨便侮辱我。」染過髮的女人樣子很生氣。「你這個大濃汗山。我有我自個兒的回憶。」

「我並不會侮辱你，」愛麗思的聲音真甜蜜得可愛極了。「除了你動身到卡狄萊克和曼西羅拿時，你可以從地下鐵道出去以外，你不會有任何真實的回憶。在報紙上你也看到過許多別的事情。我很瞭解，你也很明白，就算我的身體又肥又大，可是男子們還是歡喜我，這是你知道的。並且你也曉得我從來也沒有扯過謊。」

「和我的回憶一齊離開我，」那女人難過地說。「和我那些真偽而又奇怪的回憶一齊滾蛋。」

愛麗思朝她瞅了一眼，轉過來瞧着我們，她的臉上失去了那陣悲傷的神情，她微笑了，她有着一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面孔。她長着一副很可愛的面容，細膩白嫩的皮膚，清脆柔婉的聲音，她非常的漂亮，真確地，深切地。但，我的天啊，她却是那樣的巨大。有三個女人那般粗大。湯姆見我呆看住她，便悄悄的對我說：「喂，咱們走吧。」

「再見，」愛麗思的確有一種非常悅耳的聲音。

「再見，」我說。

「小夥子，你們要到那一條路去？」廚子問我們。

「反正不是你要走的那條路。」湯姆告訴他●

原书空白页

你再也不會走的一條路

攻擊已經越過田野去了，凹路上和農舍裏的機關槍聲也沉寂了，小鎮上沒有抵禦的猝遇戰，也達到了那邊的河堤。這時，沿着大路馳過來一輛自行車，是在路面被摧燬得太殘破的當兒，出動來推機關槍的，尼柴拉斯·亞當看到了這一片由於死屍的位置所發生的情景。

成羣的屍體，就髣髴是散亂的報紙似地，在沿着大路的叢木裏，田野間的深草中，孤寂地躺着；他們的口袋都空了，每一具屍體上都喻集着許多蒼蠅。

大路上，路旁的深草裏，穀堆裏，都凌亂地有大量底物資拋棄在那兒；當戰爭順利的時候，從遠方搬移來的一個郊野廚房；很多牛皮套的行軍糧袋，棒形的炸彈，頭盔，來福槍，偶而也有一個朝上掛的槍靶子，在鬆土裏插着的刺刀。到終局時他們也會掘去了很少的一點；棒形的炸彈，頭盔，來福槍，土工器具，彈藥箱，亮在四週散亂着的星壳槍，防毒面具，盛防毒面具的空洋鐵罐，一挺蹣跚着，有空壳活動機械的三腳機掛槍，隆起的皮帶自盒子中突出來，冷水罐也空了，一旁的槍尾滑車也不見了，死屍非常凌亂的遍佈在它們週圍，在草中還有不少的標本紙。

大堆的祈禱書籍，大堆的明信片，有的上面畫着屹立在陣地上的機關槍部隊，有的印着大學裏一年一度壯健而愉快的足球比賽的畫片，而今，都沮喪發腫地被扔在草裏；另外還有一些佈道會的明信片，那上面畫着一個穿澳大利亞制服的兵士，俯身在一個婦人的身上；這個人物，完全是寓有印象主義的作風；描繪得十二萬分的動人，是一張實際被姦淫的畫片，婦人的襯衫被那兵士拉了來蒙住她的頭，悶住她，有時旁邊也會有一個他的戰友坐在她頭上。非常明顯地，像這類含有煽動性刺激的畫的明信片，在攻勢發動以前，便有計劃的預備妥當了。現在這些淫猥的畫片，明信片，都遍散開來了；有鄉村攝影師所拍得的村姑小像，孩童們偶然的照片，還有信件，書函，信札。沒有例外地，常常也有些關於戰死者的新聞報紙，以及在這次攻擊中產生的崩壞物。

這是一些才戰死的屍體，無論是誰都會要翻搜他們的口袋。尼克注意着我們這方面的屍體，或許像他所想及的一般，我們自己方面的死屍，依然是不少思議的稀少。由於他們的處境，姿態和攻擊的技巧，如今他們的外衣被剝脫了，口袋也空了，赤裸地被暴露着。炎熱的氣溫，不分國籍地，把他們全都晒腫了。

很明顯地，小鎮已經被防禦住了，在最後，澳大利亞的軍隊已經很少，甚至於完全沒有再退却到凹路的戰綫那兒去了。大街上只陳着三具戰死的屍體，看那樣子是正在跑着的時候

被打死的。鎮上的屋舍全被砲彈轟燬了，街上盡是灰泥和膠泥的瓦礫堆，殘剩的樑柱，破碎的瓦片，和數不清的窟窿，其中一些邊緣還留着芥氣的黃色痕跡。瓦礫堆裏零亂的堆着許多砲彈的碎片，和榴霰彈球。這時的鎮上，是一個人都沒有了。

自從離開了福那賽以後，尼克亞當雖然會騎着自行車，順着這條大路，經過了簇羣的鄉村，然而他並沒有碰見過一個人，他只見到路左邊桑樹蔭下藏着槍，懷着激動的情緒，他凝視住樹葉上面太陽光觸着金屬的天空。這時，他穿過了小鎮，繼續他的行程，很驚異發現這已經棄守了，而來到比河堤還要低窪的這條大路上。離開小市鎮，有一塊敞露的空地，那兒大路傾斜角很大。他可以看到穩靜的河岬，對面河堤低窪的曲綫，和被澳大利亞軍隊挖掘過，又被太陽晒乾了的漂白泥土。在這低窪的河流裏，一切都非常茂盛，蒼鬱，自從他上次看到以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軍營沿着河堤，一直繫到河的左方。河堤上端有一連串的洞穴，裏面有很少的幾個人。尼克留心地看着那配備有機關槍，和放在架上的信號煙火的地方。堤畔洞穴中的兵士正在睡覺。沒有一個人挑戰。他朝前繼續的走着，當他在河堤上繞了一圈時，一個年青的少尉，帶着一副才剃後一兩天鬍鬚，和血紅眼眶的面孔，用一隻手槍瞄住他。

「幹甚麼的？」

尼克對他說明了身分。

「我怎麼能知道這個？」

尼克掏出一塊附有照片，符號，和第三軍印信的方木牌子來。少尉便接過去。

「那麼，我收着這個牌子。」

「不成，」尼克說。「把木牌還給我，你的手槍收回去放在槍袋裏。」

「我怎麼知道你是怎樣的人？」

「你瞧木牌子便會明白的。」

「假若木牌是假造的呢？你將那張卡片遞過來。」

「別這樣蠢，」尼克的神色很愉快。「你將我押到你們連長那兒去吧。」

「我自然定要將你解到營總部。」

「好吧，」尼克說道。「我罰你，你認識伯納維希尼大尉嗎？他是一個高個兒，留着小鬍子，講英語的建築家。」

「怎麼？你和他認識？」

「嗯。」

「他指揮那一連呢？」

「第二連。」

「他現在就指揮這一營。」

「那好極了，」尼克知道伯納維希尼很好，他得到了很大的慰藉。「那麼，我們到營裏去吧。」

當尼克剛離開小鎮邊際的當兒，有三枚榴霰彈爆炸了，火煙沖得非常高，掩蓋住了右方一幢燬圮的房屋，從那以後，便不再有榴霰彈了。可是，這個軍官的臉孔，却宛若才經過一陣砲擊似的，神情是那麽樣的緊張，說話的聲調，也是那麽的不自然。他的手槍使得尼克也有些神經過敏。

「將槍拿開些，」他向着軍官說。「在你和敵人中間，還隔着一條大河哩。」

「要是我以為你是一個間諜，那我馬上就槍斃你。」少尉的樣子非常嚴肅。

「好吧，」尼克無奈地答應着。「我們快到營部去吧。」這個少年軍官，真使他有點神經質了。

代理少校的伯納維希尼大尉，比從前清瘦得多了，樣子也更英國化了，尼克朝他打招呼的時候，他從那傍山掘成的粗屋——營總部——中的棹子後面座位上站起來。

「哈囉，」他高興地。「原來是你，我不曉得，你穿這樣的制服是幹什麼呀？」

「他們替我穿上的。」

「我見到你真高興，尼可羅。」

「我也非常快活，看你的樣子很好，戰局怎麼樣？」

「我們剛才完成了一次很有利的襲擊。的確是一次很有利的襲擊。我指給你看。你

瞧。」

他指點着地圖，告訴我們怎麼樣的攻擊敵人。

「我是從福那賽來的，」尼克說。「我很願看看實際的情況。我想一定非常好。」

「真出乎意外，完全是料想不到的。你是要歸屬於團部嗎？」

「並不，我想到處走走！讓他們瞧瞧我穿着的制服。」

「真是多麼的古怪。」

「要是他們聽見一個穿美軍制服的人，我想那定會使他們相信別國的人也來了。」

「不過，他們怎麼會知道這是一套美軍制服？」

「你可以對他們講。」

「呵，對，我明白了，我派你作伍長，那樣你便可以用伍長的資格，在戰綫上巡

視。」

「像一個殘惡的政治家一樣。」

「你應當更不同於穿平民的衣服。他們才是所真正區別的。」

「還戴上一頂半禮帽。」尼克接着說。

「或者戴一頂有很多毛皮的常禮帽。」

「我想着，在我的衣袋裏塞滿了香烟，明信片這一類的東西。」尼克說。「我還應該有一滿包巧克力糖。我要很和藹地輕撫着他們的脊背，將這些東西分送給他們。但是，在事實上，一小包香烟，明信片，和巧克力糖都沒有。所以他們說過，無論怎麼樣，就到附近去遛視一趟吧。」

「我相信你去慰勞他們，一定會使士氣很振奮。」

「我希望你不要太抱這樣的奢望，」尼克說道。「我的確感到事實上就是那麼惡劣。在原則上，我是應當帶一瓶白蘭地來給你的。」

「原則上！」伯納維希尼微笑着，第一次露出他的黃牙來。「你喜歡喝一點格拉拍（譯註：酒名。）嗎？」

「不喝，謝謝你。」尼克謝却了。

「裏面並不含有酒精的。」

「我仍然還能嚐一點的，」尼克突然地完全記起來了。

「你知道，你從來也不曉得你會喝醉酒的，一直到你出去談話，坐着低矮的平底四輪馬車回來那一次。」

「在每次攻擊中，我都嗅到它的氣味。」尼克說。

「我就不會那樣，」伯納維希尼說。「在第一次戰局裏，我喝過它，就是在最早的那一次，我喝得太多了，使得我非常昏亂，並且感到可怕的口渴。」

「你不需要那樣。」

「在攻擊中，你比我可勇敢得多了。」

「這倒也不盡然，」尼克回答他。「我不過只是懂得我該如何辦，同時我也寧願嗅一下。這樣做我並不羞恥。」

「我就沒有見你醉過？」

「沒有見過嗎？」尼克說。「從來也沒有見過嗎？我們騎着自行車從曼斯特到葡托格蘭底的那天晚上，我要去睡的時候，不是把自行車當作毛氈般地，從我胯下推向上面去的嗎？」

「可是，那不是火綫上呀。」

「不用再談我過去的事吧。」尼克收起了回憶。「要去想到那件事，我的確知道非常多。」

「你可以在這兒歇一會，」大尉。「倘若你高興的話，那麼就在這兒小睡一會兒。在砲擊中他們不會有什麼大接觸的。況且現在到外面去也太熱些。」

「我以為用不着忙。」

「老實說，你真正很好嗎？」

「喔，我很好。」

「不，我的意思是真正好嗎？」

「的確，我真正很好。但是，沒有一點亮光，我却睡不着。這便是目前我所需要的。」

「我講過那應當是像用三個槍機的藥池台起來的。我雖然並不是醫生，可是我懂得。」

「對啦，他們也以為要是加上這個東西更好些，我所得到的也就是這個。甚麼事啊？我對你並沒有瘋狂吧？我失禮了沒有呢？」

「你的態度很端好。」

「簡直是一個惹厭的地獄，他們還彷彿發瘋一般地要你担保過哩，」尼克說。「沒有一個人會再信任你。」

「我要去騎一會，尼可羅，」大尉說。「這兒並不像我們習慣所認識那樣的營總部。我們還正等待着被逐出去呢。現在你不應該着酷熱出去——那樣做是蠢笨的。就在那個寢箱上騎一騎吧。」

「剛好够我騎。」尼克說。

他說完，便朝寢箱上一騎。他探索到這條路來，感到十分的失望，但是當他想到伯納維希尼大尉也是那麼明白的時候，他更發的沮喪。這個傍山築成的粗糙的屋子，並不比一八九九年的分隊所駐紮的那一個大，那是恰在前綫外的地方，他們自從攻擊還沒有發動時的砲擊的時候，便患了歇斯底里症，有時候，伯納維希尼大尉叫他出去，告訴給士兵們兩個人一隊的到外面去巡邏，那是表示給他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他從嘴邊將膠下的皮帶拉過去，扣得更緊些，那樣可以不再談話了。可是他們只會把皮帶放在嘴唇上，卻沒有法子扣得很緊。其實扣不緊也沒有什麼關係，這不過是一個血彈吧了——要是他還不斷的哭泣叫喊，那麼就將他的鼻子打破，讓他有些事情去思想一番。我曾經用槍擊倒過一個，然而如今是來不及了。情況是糟到這樣。打破他的鼻子。他們又把鐘撥回到五點二十分去了。我們只有四分多鐘。把另外那個痴無賴漢的鼻子打破，把那個蠢傢伙踢出去。你想他們會越過去嗎？要是他們不越過去，那麼再擊倒兩個，並且再努力另外開出一條路來。就緊跟在他們後面，大

佐。走在前頭，而你後面沒有什麼，那是毫無益處的。當你去的時候，別忘了拯救他們出來。一個多麼有血肉的砲彈啊。唔，不錯的。現在你再注意瞧瞧，那樣貴重穩靜的聲音，「薩瓦」，那樣沉着的聲音。就任它停了吧，那還有工夫再來撥弄它呢。一整個頂都陷下了，他不能够在這個陷塌的洞穴裏找到他自己；那是會驚動他們的；不用再修葺這個斜面了，只有這一次他使得它發了臭味。在他們回來以後，電話室便燒了，四天後，才有一些傷者下來，還有一些根本就沒有下來，然而我們還照樣的上，我們照樣的返回來，下來——我們總常常下來。真够古怪，還有披着羽毛的凱比戴耳斯；在一年前你不是還稱呼我做小洋囡囡的嗎，而且你還說過我要是也披着羽毛會愈發美麗的，就是除去羽毛也是漂亮的，像大的凱比啊，我的名字是叫做亨利皮塞，當出租的汽車爬山時陷於懸崖的當兒，我會習慣地從那一邊走出來的，每天夜裏當他夢到「聖心」(Sacre' Coeur)的時候，他便會看到山丘，像一個吹得很白的肥皂氣泡。有時候，他的倩婦就逗留在那兒，有時候，她已和另外的人兒，他不能瞭解那個，但那是無窮盡的黑夜。河水流得比原來更寬，更幽靜，在福薩塔 (Fossalta) 的外面，有一幢黃色的房屋，四週種植着不少的柳樹，旁邊還有一條低廄和一道溝流，他在那兒曾經呆了一千次，可是他再也沒有看到它，那也就是每天夜晚像小丘一般地單調，而使得他非常的恐怖。每天晚上那幢房屋給予他比一切都更多的指示。那也便是他的需要，然而

特別是當小艇靜謐地泊泛在溝流的柳樹蔭中的時候，會使他非常的恐怖，不過那河堤並不像這條溝流的堤。那兒非常的低凹，就如同在葡托格蘭底一樣，在那兒，他們曾經看見他們高擱住來福槍，滾過氾濫的地域，直到他們完全都跌落到水裏去。有誰命令過那一邊呢？假如並不會獲到咒咀的混亂，那麼他可以正確地跟隨住它。也就是他對每一件事之所以這樣細心的注意，這樣的有序不紊的道理，因為他可以確然的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但俄然地，像現在這樣沒有理由的惶恐，他躺在一個伯納維希尼所指揮的營部的寢棚上，而且還穿着一身美軍制服。這時，他坐起來朝四面看看！他們全守着他。大尉已經出去了。他依然又躺了下來。

巴黎時的生活更早映於他的腦海，除了她又與別的人出去之外，他不再恐懼甚麼了，所担心的是他們會兩次的攻擊這同樣的駕駛者。這便是關於他所害怕的了。再也不會是害怕關於前綫的事。這時，他是永不會夢到些微關於前綫的情況，而使他驚愕不安的却是他沒法解說那幢長的黃屋子，以及不同廣闊的河流。現在，他經過了那同樣的小鎮，沒有一間房屋的小鎮，而回到河的這邊來了。那條路也不是這條河。那麼僅僅只是為了一幢房子，一條長廠和一條河流，他每天夜晚能到那兒去呢？危險又是甚麼？為什麼他能够在比他所經歷過的一次砲擊中，清醒着，濡濕着，更發的恐懼呢？

他坐了起來，小心翼翼地擺動他的腿；它們彎曲了許久，這時麻木得有些發硬了；營裏

副官轉過來注視着，幾個放信號的人，和兩個勤務站在門旁，戴着布套的軍用頭盔。

「我真後悔得很，沒有帶點巧克力糖，明信片和香烟來，」他說。「我又是穿着制服。」

「少校立刻便回來了，」副官對他說。在那個軍隊裏，副官並不是一個高級的軍官。

「這身制服並不很合宜，」尼克告訴他們。「不過，它可以給你們一個概念，就是在短期內，會有幾百萬美國軍隊來這兒的。」

「你以為他們會派遣美軍來這裏嗎？」副官問。

「嗯，絕對會的。美國人有我這樣的兩個大，身體很壯健，有純潔的心腸，夜晚才睡覺，永遠不會受傷，從來不吹牛，不會低頭屈服，再也不會胆怯，不喝酒，對於他們離別在後方的情人非常忠實有信用，他們很多人都永不會罵打擊，真是些奇怪的人。你們不久便會看到的。」

「你是一個意大利人嗎？」副官問。

「不，我是美國人。你瞧瞧我穿着的這套制服。斯派諾里尼做的，不過做得不十分正確。」

「那麼你是美國北部還是南部的人？」

「北部，」尼克回答着。他意識到如今題目是漸漸接近了。他便可以安靜下來了。

「可是，你講的是意大利話。」

「爲什麼不能講呢？我講意大利話你不高興嗎？難道我就沒有權利講意大利話？」

「可是，你還佩帶着意大利的徽章。」

「只不過是絲帶和文件吧了。徽章是後來才有的。或者是你將它們送給人民帶着。同時人民便走遠了，亦或者是和你的行李一齊丟失了。在米蘭，你便買得到別種的。那是種重要的文件。關於這些東西，你用不着感到不安。只要你到前綫去久呆一些時，你便會得到一些

的。」

「在愛里垂戰役中，我還是一個老戰士哩，」副官不自然地。「我在特里波黎還作過戰。」

「碰見你，真使我高興，」尼克伸過手去和他握手。「那些日子必定是奮鬥的時期。我曾看絲帶。不管怎麼樣你是不是隸屬於卡索？」

「我剛被派了參加這次戰役。我的隸級太久遠了。」

「有一個時期，我是在兵役年齡的，」尼克說。「不過，現在我是免役了。」

「你在這兒幹甚麼？」

「示威這一身美軍制服，」尼克說：「你不以為這個很有意思嗎？就是領有一點兒緊，不過不久，你便可以看到數不盡的穿着這種蝗虫一般衣服的人。你曉得的，蚱蜢，在美國我們所叫的蚱蜢才是真正的蝗虫。而實在的蚱蜢是一種纖小，碧綠色，比較柔弱的小虫。對於這七年蝗虫和那會發出一種獨特不斷的聲音的蟬，你也用不着惶惑，那種獨特的鳴聲，如今我也記不起了。我盡力的想，可是總想不起來。差不多我還可能聽見它，然而，它却去的遠了。要是我突然中斷了談話，你會原諒我嗎？」

「你去瞧瞧，是不是可以找到少校？」副官對那兩個勤務中的一個吩咐着。「我知道你已經受傷了。」他轉對尼克說。

「在種種不同的地方，」尼克說道。「倘若你對於傷痕很有興趣的話，那麼我可以給你一些很有趣的疤痕；不過，我仍然願意再談一些關於蚱蜢的事。我們叫蚱蜢爲什麼呢？那就是說，什麼才是真正的蝗虫。在我們生活史上，這些小昆虫，在某一個時期裏，是佔着一個很扼要的部份。它會使你發生興趣，我講話的時候，你可以注意看看我的制服。」

副官對第二個勤務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勤務便走出去了。

「用眼睛盯着這套制服。是斯派諾里尼做的。你早已知道了。你們同樣也可以瞧瞧，」尼克向放信號的幾個人說。「我的確沒有階級。我們是隸屬於美國領事的。你來看一看，是

準沒錯的。要是你喜歡，那你可以仔細的瞧。我還要對你講關於美國領事的各方面情形。我們都審願是我們所稱爲「棕色靈媒」的那一種。他們在水中最能持久，魚也喜歡他們。比較大的那些飛起來，總會弄出一陣像響尾蛇發出的喧鬧一般的聲音，嘎嘎的聲音是那裏的不諧調，乾燥；翅的色彩非常鮮明，有的是鮮紅色，有的是有黑條紋的黃色，但是他們的翅都成碎片的落在水裏，他們便在水上小憩着拋下餌去，這時候，那是一個肥胖，結實，有味而多液的小跳虫。那是我可以一直推薦，到你們這些紳士永遠不會遇到的推薦爲止。不過，我還是很武斷的說，你們再也不會去採集這種昆虫的，也不會爲了一天釣魚的餌而用你們的手法去打他們，或者用打球棒去射擊他們。那是絕對的荒謬，一種無益的浪費時間。諸位，我再說一遍，在這上面，你們找不到這個地方的。要是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有話可以講，那麼便是，正確的處置程序，應當在每一個小型軍隊課程上從年青的軍官那兒學習，他們也都懂得，我所將要使用的只是一個大魚網，或者是普通蚊帳縫成的大網。兩個軍官交錯地握住網的長處，或者我們這樣說，在兩端各有一個人，屈着身體，一手握住網的最底部，另外那一端便任它在風中飄揚。跳虫們順着風極快的飛向網裏來，就像跌在牢裏似的捲入網的懷中。那當然可以捉到很多跳虫的，那也根本不是詭計。我的意思是，沒有軍官的話，那就勿須乎要用蚊帳那樣大的網來充作臨時捕炸蟻的網。諸位，我盼望我已經說得很清楚。有問題沒有？關

於這個問題，要是你還有不了解的地方，那麼就請你發表你的疑問。大聲的說吧。一點問題也沒有嗎？那麼這個問題我便在這兒結束了。偉大的軍人兼紳士的威爾森爵士這樣說過：諸君，你們如果不統轄別人，那麼別人便要來統治你們了。現在，讓我再說一遍。諸位，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們記住。當你們離開這間屋子的時候，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們記住的事。諸位，你們如果不統轄別人，那麼別人便要來統治你們了。我的話完啦，諸位，祝你們安好。」

他挪動了一下他的布套頭盔，隨着又戴好了，屈着身子從粗屋的低矮入口處走了出去。伯納維希尼大尉身後跟着兩個勤務，走下凹路的壕來，尼克又挪動了一下他的頭盔。這時在太陽下還是很熱。

「把這些東西弄濕，應該有一個條理，」他說。「我要把這一個放到水裏弄濕。」他向河堤走去。

「尼可羅，」大尉喊他。「尼可羅，你要到那兒去？」

「我並不是真要走，」尼克走下斜坡來，兩手拿着頭盔。「不論乾濕都是一個受咒咀的障礙。你一直都穿戴着你的嗎？」

「唔，」大尉回答他。「那使得我無用的。進來吧。」

走進了屋子，伯納維希尼告訴他坐下來。

「你要知道，這東西是絕對無疵的好，」尼克說。「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得到的時候，簡直是給予我們莫大的慰藉，可是，我却很多次的瞧見它們太機靈了。」

「尼可羅，」大尉說。「我認爲你還是應當回去。我想要是你已經有了充分的材料，那最好還是不要再到目前纔去。在這兒，什麼也沒有可供給你作材料。倘若你要巡視的話，那麼有些價值的東西，都會洩露的，人們也會聚集在一起，那樣做，敵人的砲彈也會看準了轟過來的，我不願意發生這樣的事。」

「我知道那是愚蠢的，」尼克說。「我也並不想那樣做。我在先聽到說大隊部在這兒，所以我來看望你，或別的我認識的人。我本來可以到琴籠，或者三都拉去。我真不願到三都拉去再看見那極。」

「我的確不贊成你漫無目標地去巡視。」大尉關切地說。

「是的，」尼克又意識到問題接近了

「你了解嗎？」

「當然，」尼克努力地掌握住問題。

「那類的事，只應當在晚間做。」

「自然，」尼克知道現在他沒法中止了。

「你知道，我如今就指揮這個營，」伯納維希尼說。

「爲什麼你不應當指揮呢？」尼克說。這兒又有話了。「你可以讀書，寫作，不能嗎？」

「嗯，」大尉溫和地答應。

「麻煩的問題就在你要去指揮一個討厭的小營。一到又發生戰鬥的時節，他們會將你送回你本隊去的。他們爲什麼不掩埋戰死的屍體呢？這些死屍現在我都看到了。即使我又再看到，我也毫不介意的。憑我所注意到的程度揣度，隨便甚麼時候都可以將這些暴露的死屍掩埋掉，那對於你們也會更有益些。不然，你們都會罹患上多血症。」

「你的自行車放在那兒？」

「最末那間屋子裏。」

「你想着會沒有問題？」

「不用着急，」尼克說。「隔一會我再去看。」

「你騎一會吧，尼可羅。」

「好的。」

他閉上了眼睛，代替的是一個留着鬍鬚，越過來輻槍的照尺凝視住他的人，白色的證章

和棒形的徽章，在壓棒掉以前，是十分的平靜，當他們從他面前走過去的時候，他跪下了，透不過氣來地在巖石上咳嗽。這時，他又看到了那幢黃色的長房子，有一條低低的廐，河水比原來流得那變更廣闊，更幽靜。「天啊，」他說道。「我還可以去啊。」

他於是站了起來。

「我走吧，伯納維希尼大尉，」尼克對他打了個招呼。「我今天下午就騎車回去。要是沒有口糧之類的供給品，今晚我再送來。要是沒有，那麼等夜晚有東西可帶的時候我又再來。」

「現在騎車依然還是熱得很。」大尉關切地說。

「沒有關係，你不用替我着急，」尼克答應着。「短時間內我是毫不在意的。我已經非常簡便地弄到一個了。再過一小會就不太熱了，情形會好得多。等我將要去弄一個的時候，我會說出來的，因為我講的話太多了。」

「我派一個勤務伴你去。」

「用不着，我認得路。」

「你很快便回來？」

「絕無問題。」

「讓我派——」

「不用啦，」尼克攔阻着。「就算作一個自特的標幟。」

「好的，那麼再見。」

「再見，」尼克順沿着凹路，向他放着自行車的地方轉回去了。這條河堤，他走過不止一次了，他知道在下半天那兒是該有樹蔭的。因為那裏還不曾遭到砲火的轟擊，河兩傍都種植着許多樹木。就在突出的那個地方，有一度會經過去在雪中駛馳的特拉薩瓦的騎兵團和槍騎兵。那時節，馬匹正在冰冷的氣氛中矜誇地吁喘着。不對，那是旁的地方。可是究竟是甚麼地方呢？

「我最好還是去找那輛討厭的自行車吧，」尼克自語着。「我不要再迷失了到福那賽的路才好。」

原书空白页

第五縱隊

(The Fifth Coloum)

原书空白页

吉利曼加諾山之雪

「吉利曼加諾是一座高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呎頂上積雪的山，據說是非洲最高的山。這山之西峯叫馬寨（Majajai），意即「神宮」。西峯附近有一隻乾枯凍僵了的豹之屍體。至今也沒有人能解釋這隻豹跑到那麼高的地方去找什麼。」

X

X

X

「奇怪的是一點都不疼，」他說，「所以一開始就知道不妙。」

「真的嗎？」

「絕對不假，可是這氣味這麼難聞，真使我不安，這一定讓妳覺得討厭了。」

「別這麼說，我求你不要這麼說。」

「妳看這羣東西，」他說，「是外形呢，還是氣味呢，使牠們變成那種樣子？」

那男子所睡的軟床放在一棵 *Minosa*（含羞草屬熱帶之樹）樹的寬廣的蔭影下，他向樹

陸外面平原光禿處望去；看見三隻大鳥蹣跚地蹲在那里，天空上另有十幾隻飛翔着，牠們飛過時，現出許多迅速移動的黑影。

「從貨車撞壞那天起，這羣東西就在那里，」他說，「但是今天有蹲在地上來的，這還是頭一次看見。我起初很留意地觀察牠們是怎樣飛行，好像曾經想把這羣東西寫到小說裏去。現在想起來就很可笑了。」

「我希望你不要寫。」她說。

「我不過說說罷了，」他說，「說說當然容易多了；可是我不願意讓妳覺得討厭來。」

「你這樣我並沒有討厭啊！」她說，「事實是近來我聽得很多，什麼事都做不了，我以為我們在飛機沒來以前，可以儘量地使自己舒服一點。」

「也許等不到飛機來了吧！」

「請你告訴我，我能做些什麼事呢？一定有我能做的事。」

「你可以把我這條壞腿割下去，那樣我就好了，可是我可不敢說一定準行。要不妳可以拿槍把我打死，妳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槍手了；不是我還教過妳打槍的嗎？對不？」

「請你別這麼說話了；我可以給你念一段書聽嗎？」

「念什麼呢？」

「那書口袋里沒有念過的不都可以念嗎？」

「我不能聽，」他說，「談話就是頂舒服不過的事。我們一同拌拌嘴，時間就可以消磨過去了。」

「我不拌嘴，我向來不願意拌嘴，我們別再拌嘴了。不論多麼脆弱也不要緊，說不定他們今天會開來另一輛車子，也許飛機會來。」

「我不想活動，」男子說，「現在除去想讓你舒服一點以外，我根本沒有活動的意思。」

「這話多洩氣。」

「你可以讓一個人盡他可能的舒舒服服地死而不叫他的名子嗎？罵我又有什麼用呢？」

「你還沒到死的時候。」

「別傻了，我現在快死了，不信你問問這羣畜類。」他向那羣骯髒的大鳥所躡踞的地方望去，那羣鳥的光頭已經縮到彎曲的羽毛裏去了，另有一個第四隻自空中飛下來，步子很迅速地跑了幾步，然後又蹣跚地慢慢向那隻走去。

「這種鳥那個帳篷外面都有，你沒有留意就是了，如果你不糟塌自己，那你是絕不會死的。」

「你這是從什麼書上看來的？你真是一個小傻瓜。」

「你可以想想別的事情啊！」

「看上帝的面上，」他說，「我和你講和吧！」

他說着又躺下去，安靜了一刻，目光穿過那平原上的微光，向那矮林的邊緣望過去，有幾個兵士在黃光下顯得渺小而呈白色；在遠方，他看見一羣斑馬，在矮林的綠色下也顯出白色來，這是山畔大樹下的一座悅人的山莊，傍着清水，附近有一個近于乾枯的水泉，清晨常有松鷄在這里飛翔。

「你不願意我念書給你聽嗎？」她問道，她正坐在他軟床旁邊的一把帆布椅上，「有一陣微風吹過來了。」

「謝謝你，請不要念吧！」

「說不定車子會開來。」

「車子來不來，我一點也沒放在心上。」

「我可放在心上呢！」

「我不介意而你却介意的太多了！」

「不很多吧，哈利。」

「來點酒喝，怎麼樣？」

「那恐怕是對你有害的，人都說在熱帶什麼酒都不要喝才好，你不應該喝酒。」

「毛洛！」他叫道。

「唉！爸爸！」

「拿威士忌蘇打來，」

「是，爸爸！」

「你不應該喝，」她說，「這就是我所說的糟塌自己，都說喝酒對你不利，我知道那一定對你有害。」

「不要緊，」他說，「喝酒對我是有利的。」

他心想現在又沒事了，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機會來完成像這一類的爭辯了，關於喝酒的爭論便是這樣的結束，自從他的右腿上生瘡以來，他就沒有覺出痛苦，他的恐懼也和痛苦一同逝去了，他現在所感到的只是極端的疲乏和憤怒，現在一切都都結束了，因此目前他的好奇心也很小了，很多年來，這種好奇心便糾纏着他；但現在牠本身早已失去價值，人的疲乏會這麼容易到這種程度，真是奇怪的很。

現在，他再也不想寫那些他所留着要寫的材料了。到知道得相當充分時再寫，並且他現

在若試着去寫的話，並不會失敗。說不定他永遠不能寫，這便是他一直延擱，遲遲不開始寫的原因。現在，他永遠也不會明白了。

「我希望我可再也不到這里來了，」女人說，她正看着他，手擎着茶杯，牙咬住嘴唇，「在巴黎你再也不會到這步田地，你永遠說你愛巴黎，其實我們很能留在巴黎，或者到別的地方去，我任何地方都肯去的，我說過只要你要去任何地方我都去，如果你願意打獵，我們那時可以到匈牙利去射獵，豈不很舒服嗎？」

「那妳的要命的錢呢？」他說。

「你這麼說不應當，」她說，「我的錢也就永遠和你的一樣，我把一切東西都拋下不管，我隨你到任何你願意去的地方去，並且我做了一切你願意做的事，然而，我只希望我們以後再也不要到這地方來了。」

「妳說過妳愛這地方，」

「你平安無事的時候，我是愛這地方，可是現在我恨這里，我不明白你的腿爲什麼要出事，我們究竟幹了什麼事，會讓我們遇到這種麻煩呢？」

「我記得我所幹的只是忘記在腿上擦碘酒使用手去搔了，後來我也絲毫沒有介意這事，因爲我自來不得傳染病的，再後來，鬧的厲害了，大概我又用稀碳酸去擦，同時又用了另一

種防腐劑使細血管麻醉了，接着這個瘡便生出來了，」他看着她，「還有什麼呢？」

「我的意思不是要問這些。」

「如果當初我們僱用一個好車夫，不用這個半生不熟的傢伙的話，他便會把油止住也不致把車子上的東西都燒光了。」

「我的意思不是要問這些。」

「如果妳不離開妳那些親友，妳的那些威恩白里，薩洛托加，棕樹岸的人們。而把我……」

「怎麼，我因為愛你呀！你說這話可不公平，現在我還愛你，我將要永遠愛你，你不愛我嗎？」

「不，」男的說，「我不是這樣想，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哈利啊！你說的是什麼呀？你昏了嗎？」

「沒有，我想昏都無從昏起啦。」

「你不要喝吧！」他說，「親愛的，請你不要喝這個，我們還要做一切我們所能做的事哪！」

「妳去做吧，」他說，「我可累了。」

現在，他在想像中，看到加拉加赤地方的一個火車站，他正帶着行囊站在那里，「平奇俞東方」號（*Simplon-Orient*）號車頭上的大燈劃破了黑暗，他正是在退兵之後要離開斯利斯。這便是他儲存下要寫而未寫的材料之一，還有，他在清晨用早點時，向窗外望去，看見保加利亞山峯的積雪，南孫（*Nansen*）的祕書，便問一個老人那是不是雪，那老人用眼望了望說，不是，這不是雪，哪能這麼早便下雪呢？！那祕書便又去問那些女孩子，她們也說不是雪啊。他們都說那不是雪，不是雪而是我們認錯了；然而，那分明是雪，他展開人民移換工作時便把他們都送到這雪里去了，他們那一年冬天一直到死始終踏着這雪的。那一年在高埃塔爾也有雪，聖誕節整整一個禮拜一直下着雪。那年他們住在樵夫的家裏，屜里的四方瓷爐大得佔去了半間房子的地方，他們睡在裝滿桃葉的褥子上，那正是那個逃兵兩腳鮮血淋淋地，在雪中走來的那一次，他說憲兵緊跟在他後面，他們便給他毛襪子穿，並且還攔住憲兵說話，一直到他的足跡又被雪遮住了。

在史蘭茲的時候，聖誕節那天雪色光亮異常，當人從威斯吐布向外望時，都感到目眩，並且可以看到每個從教堂回家去的行人；那里便是他們沿着小河與長滿松杉的峻嶺，在那被雪攙滑平了的尿黃的路上走着的地方，那時他們肩上還扛着沉重的滑雪鞋；那里便是他們滑

行得極遠的那次，下至冰河，上達曼德內韓斯山上。雪看來光滑得好似蛋糕外面的糖皮，輕得像粉，他還憶起那次速度極大的無聲息的滑行，就如同一個人像鳥兒落下來似的。

那一次大風雪中他們在曼德內韓斯被雪阻住有一星期之久，他們在烟霧中，燈光下，玩着紙牌，還記得那次藍特先生輸得越多，注頭下得越大，後來他全輸光了，都輸出去了。還有那一季的利潤，後來連資本全拿出來輸光了。他還能記得那人鼻子很長的，拾起牌來，然後開始說「不要看，」後來一直總是賭錢，不下雪的時候人賭錢，雪下得太大時人還是賭錢。他想起整個一生的時光都耗費在賭錢上了。

但是他從來沒有寫過一行關於這件事的話，還有那一次在寒冷明爽的聖誕節日，在平原之彼方可以望見山巒，那時巴克便飛過了戰線去轟炸奧國軍官的退却的火車，當這些軍官散開逃命時，巴克便用機槍向他們掃射，這事他也沒有描寫過，他記得巴克後來到他們一起時才開始講給他們聽的，他講述的是多麼安靜，講完了，還有一個人說了一句，「你這愣小子真有種。」

他們打死的那些奧國人，最後和他一同滑雪的奧國人都是一樣的奧國人。毫無兩樣。韓斯，和他一同滑了一整年雪的那人，曾經加入過「皇家來福槍」軍隊，他倆一同出去獵野兔走上木材廠上的小山谷時，他兩人會說到白蘇堡那次戰事，和攻打白帝加和亞薩龍那次，這

此事他一個字也沒有寫過。哥爾奴山，康曼山，以及阿耳塞德的事也都沒有寫過。

他在烏拉堡和阿爾堡都住過幾個冬季呢？是四個冬季。他想起了當他們在布魯頓散步時遇見的那個賣狐狸的人，那一次他們是出來買禮物的，他還回憶到那味美的櫻桃美酒，那疾衝直下的表皮堅硬的雪團，還有當他們滑雪時，用過最後的一次力以後險峻地墜下，直上直下地，然後圍了菓樹圍轉了三個圈子，又滑出去穿過小溝，便回到旅店後面的冰凍的路上來了。鬆開足上繫綁的帶子，把滑雪鞋掙脫下來，放到旅店木牆旁邊，那時燈光正自窗內射出，在窗子裏面，烏煙瘴烟，新酒氣味的溫暖的空氣里，他們正在那里玩着手風琴呢。

X

X

X

X

「咱們在巴黎是在什麼地方住的呢？」他問那女的，她現在，在非洲，正坐在他身旁的一把帆布椅上。

「不是住在克里用的嗎，你知道啊！」

「我怎麼會知道。」

「咱們不是總在那兒住嗎？」

「不，沒總在那兒住。」

「有時也在聖日曼的亨利第四旅館住，你還說過你喜歡那地方。」

「愛情如糞土，」哈利說，「我現在就是正站在糞堆上打鳴的公雞啊！」

「如果你真的非脫離人世不可的話，」她說，「難道真需要把你身後的一切也都給毀了嗎？我是說，你難道非把一切都帶走不可嗎？你難道非要把你的馬，你的太太也都殺死，把你的鞍韉套甲也都燒掉不可嗎？」

「對了，」他回答，「你的那倒霉的錢就是我的套甲，就是我的寶馬，我的套甲啊！」

「別這麼說行不行？」

「好吧，我不再說了，我不願意傷你的心。」

「說這話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那好了，我還是繼續傷你的心好了，那不是更有趣嗎，我唯一真正喜歡對你做的事，現在我已經不能做了。」

「不，這話不對，你喜歡做許多的事哪，所有你願意做的事，我都做了。」

「唉，瞧上帝的面上，你不要再誇嘴了，好嗎？」

他望望她，看見她哭了。

「妳聽我說，」他說，「妳以為現在我們這樣鬧是好玩的嗎？我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我想也許妳不想好好的活下去了吧！我們剛一開始說話的時候，我還好好的呢，我沒想

到說到這地方來了，現在我真是像驢一樣傻了，真是待妳太殘忍了！親愛的，我剛才說的話妳都別放在心上吧！我愛妳，這是實在的。妳知道我是愛妳的，我從來沒有像愛妳一樣的愛過別人。」

他又吐出他常說的這句謊話來了，這樣說謊是他的家常便飯。

「你待我太好了。」

「妳這淫婦！」他說，「妳這個有錢的淫婦，我說的這是詩，我現在滿帶着詩意了，又是夢話又是詩，下等的詩。」

「別說了，哈利！你現在爲什麼要變成一個魔鬼了呢？」

「什麼東西我都不想留下。」男人說，「我不願意死後留下什麼東西！」

X

X

X

X

現在是黃昏了，他一直睡到這時，太陽已經落到山後面去了，一片黑暗佈滿整個的平原，小動物們都在帳篷附近尋食吃；他看着這些小動物的敏捷翳下去的頭，和搖動着的尾巴，牠們已經離開矮林到外面來了；大鳥不再留在地面上。牠們都已沉重地臥在一棵樹上了，鳥比原來多多了。他的親生的男孩正坐在床邊。

「媽媽出去打獵去了，」孩子說，「爸爸要什麼東西嗎？」

「什麼也不要。」

她出去打獵去了，知道他很喜歡看到獵物，因此她便走出很遠去，爲的不致攪擾他目前的這塊平原上的低地。他心想，她永遠是思慮得很週密的。不對於她懂得的事，她從書本上得來的事，或是聽來的事，她總是很有思想的。

當他投到她這裏來的時候，他已經沒有熱情了，這並不是她的過錯。一個女人怎麼會知道你所說的話，全是無意識的呢？她怎麼知道你這麼說話只是習慣，只是爲了舒服呢？當他不再說有意識的話以後，他的謊話，對女人而言比他告訴她們實話的時候會更有效力。

當他沒有實話可說的時候，他也並不是總說謊。他已經過完了他一生中的好日子了，那已經過去了；然後他便又和不同的人們用更多的錢繼續再過一遍，和那同樣地方中的最好的人，和一些新朋友再過一遍。

一個人若不想，真是妙極了，你本來腹中裝有很好的內容，所以你便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地墮落下去。你便表現出一種對於一向做慣了的工作不再介意的態度來，而那樣工作你現在是不能再做了。然而，你自己曾說過你要寫出這些人的事來；寫出那些頂關綽的人的事來；你說你並不真是他們之中的一份子，只不過是一個他們國度中的好細而已；你說你要離開他們這國度，把這裏的事寫出來，一口氣寫成功，讓人一看便知道這是一個明瞭自己所

寫的意義的人寫的。但是他永遠也不會寫了，因為每天的不寫作的的生活，舒適的生活，他所輕蔑的生活，已經使他寫作能力變成遲鈍，使他的工作的志願變成消極了，因此到最後，他什麼也沒有做成，他現在所認識的這些人比他工作的時候，還要舒服得多。非洲是他一生愉快的日子中過得最愉快的地方，所以他才又來到這里重新生活一遍。他們在這次長途遊獵生活中得到了最低限度的舒適，沒有遇到困苦；但也沒有奢侈，他曾經想過這樣生活也可以使他重新訓練訓練自己，他曾經想有些方法也能使他把自已靈魂中的脂肪提鍊出去，可以像一個戰士一般地跑到山里去工作，去鍛鍊，為的是把身體內的脂肪提鍊出來。

她曾經喜歡過這里，她說過她喜歡這里，一切刺激性的事物，一切含有環境變換的事物，一切有新朋友的地方，一切含有有趣的事物的地方，她都喜歡。他曾經隱隱覺出有一種恢復工作意志的力量，如果現在這種力量便這樣消逝了，（他知道是的），那麼他絕不會像蛇似的因了自己後背受傷而反去咬自己；那全不是這個女人的過錯，假定不是她那麼一定是另一個。假使說他一向完全是依仗謊話而生活的話，那麼他也應該設法在謊話中死去。他聽見山那邊有一聲鎗響。

她的鎗打的很好，這個善良，有錢的淫婦，這個溫和的主婦，他的天才的破壞者。這簡直是胡說，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天才破壞了的，為什麼因為這個女人待他好反倒責備她呢？他

破壞了自己的天才，是因為不用自己的天才，因為背叛了自己和自己的信仰，因為酒喝得太多而使自己的知覺變成渾鈍，因為懶惰，因為鬆懈，因為勞利眼，因為傲慢，因為偏見，因為種種緣故。說的這些是什麼呢？是古書里的目錄嗎？到底他的天才是什麼呢？原是很不錯的天才，只是他沒有利用它，反拿它去做買賣了。他從來沒說過她已經把事情做成功了，可是他總是說他如何能做；並且他並沒有選擇用鉛筆或鋼筆去謀生，卻選擇了另外的謀生工具。當他跟另一個女人戀愛的時候，那個女人總是比原來最後的那位愛人闊綽，這不也是很怪的呢？不是嗎？但是，當他不再說愛情的時候，當他只是說謊的時候，如同現在對這個女人，她有的是錢，她的錢是無數的，她曾有過一位丈夫和兩個孩子，她有過許多愛人她都不喜歡他們，她却極愛他，拿他當成一位作家，一個男子漢，一位伴侶，並且當成一件可驕傲的財產；當他一點也不愛她，只是對她說謊的時候，他却覺得爲了她的錢應該比他真正戀愛的時候給她還要多的代價，這真是怪事。

他以爲我們應該去適合我們的工作，不論你怎樣去生活，那里都有你的天才。他一生已經在一二種方式中，出賣了自己的生命力，並且當你的愛情不太糾纏你的時候，你應該爲金錢付出更大的代價，他曾發現這個真理，但是他永不顯寫出來，即使是現在，雖然那是很值得一寫的，他也絕不會寫出。

這時她已走近，踱過平地向帳篷走來，她穿着馬褲，擎着來福槍，兩個男孩子肩上掛了一隻死羊，在她身後走過來，他心想她仍舊是一個好看的女人，她還有一副可愛的身段，她對於婚姻這事的判斷力和天才很高，她不美麗，但他却喜歡她的面貌，她讀的書很多，喜歡騎馬，打獵，並且十二分的能喝酒。當她還算年輕的時候，她的丈夫便去世了，此後她便把自己全副精神放到兩個將長大的男孩子身上，（他們並不需要她，有她反覺得不方便，）放到馬上，書上，和酒上去。她喜歡在晚飯前黃昏時候看書，看書的時候，還要喝蘇格蘭酒和汽水。在將到晚飯時，她便已有兩分酒意了，等要吃晚飯時再喝過一瓶酒以後便常常要醉得玉山顛倒了。

這是沒有愛人時候的事，當她有了愛人以後她就不喝許多酒了，因為這時她已用不着再用酒去催眠了，這些愛人即使她厭倦了，她會嫁過一個永遠沒有使她感到煩倦的人，可是這許多人却太使她厭倦了。

後來她的兩個孩子中有一個因飛機失事去世了，事過以後，她便不再需要愛人。又因為酒沒有麻醉力，她必須設法尋找另一種生活，忽然間她又敏銳地感到孤獨之可怕，然而她所需要的是一個她所尊敬的人。

事情開始是很簡單的，她喜歡他的作品，她時常嫉妬他所過的生活，她以為他真是恰好

做着自己所要做的事，至于她得到他所經過的種種步驟，以及她後來怎樣和他戀愛的方法，都只是一個規則的程序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這個規則的程序中，她給自己建造了一種新的生活，他出賣了他後半生殘餘的日子。

他是爲安全而出賣的，也爲舒適，這是無可否認的，還爲了些什麼呢？他也不知道，她會給他買一切他所需要的事物，這一點他知道，同時她還是一個很好的女人，他願意像和其他女人一樣地和她睡覺；似乎更願意和她，因爲她更有錢，因爲她很討人歡喜，而且很有趣，並且因爲她不會作假，現在她爲自己建造的這種新生活，又將因爲他在兩週前膝蓋被荆棘刺破，沒有擦藥酒這事而將告一段落。那次他們是向前移動着，想去拍攝一羣正在立着的羚羊，這羣羚羊，揚着頭，一面用鼻孔嗅着空氣，一面向四方窺視，耳朵張開來，爲的是當聽到第一個聲音時，牠們便逃到矮林里去。在他沒有拍照以前，牠們到底也逃了。

X
X
X
X
X

現在她已來到。

他把頭在牀上轉過去看她，「喂！」他招呼她。

「我打死一隻笨羊，」她告訴他說，「可以拿這給你作碗好湯喝，我再搗碎點土豆和奶粉，攪在一起。你現在覺得怎樣？」

「好多了。」

「這小羊不是很好玩嗎？你知道，我想大概你就會好多了，我走的時候，你正睡覺呢！」

「我睡的很香，妳出去很遠嗎？」

「不遠，就在山後附近，我用槍打這隻笨羊打得妙極了。」

「妳的槍法的確好極了。」

「我喜歡打獵，我是喜歡非洲，假若你要沒有什麼病的話，那在這裡我真是覺得從來沒有這麼有趣過，你不會明白同你一起去打獵我是多麼的高興，我是愛這裏的。」

「我也喜歡這兒，」

「親愛的，你真不知道我看見你好多了是多麼的高興，像你剛才那樣說話，我真是受不了了，你不應該再跟我說那樣的話了，你肯嗎？答應我吧？」

「不，」他說，「我已經不記得我說過什麼。」

「你不應該刺戟我，你說是不是？我只是一個中年的女人，愛你而且願意做一切你願意做的事，我已經受過兩三次刺戟了，你不會再刺激我了吧！你會嗎？」

「我願意在床上睡覺的時候，多刺激妳幾次。」

「那好極了，那是好刺激，我們天生便應該受那樣刺激，飛機明天就來！」

「妳怎麼知道？」

「我敢保，一定會來，孩子們已經砍來木柴和乾草預備燃起焰火招呼飛機降落。今天下去看了一次，那地方是够降落的，我們已經把柴草放在那地方兩邊了。」

「誰告訴妳飛機明天就來呢？」

「我敢保明天就來，現在已經過期了。到城里以後，他們就會把你的腿治好了，然後我們就可以好好地玩一玩，可不要像剛才說那樣不受聽的話了。」

「我們來點酒喝好嗎？太陽已經下去了。」

「你想你應當喝嗎？」

「我想喝。」

「那我們一起喝吧，毛洛！Letti du whiskey-soda。（拿兩瓶威士忌蘇打，）」她喊道。

「妳頂好把妳的防蚊靴子穿上。」他說。

「我要等到洗澡的時候再……」

天色暗下去的時候，他們喝着酒，正當天色已經變黑，已經無法開鎗射獵時，一隻鬣狗

繞過山脚穿過了空地。

「那個畜生天天晚上從那里穿過去，」男子說，「兩個禮拜來每天晚上如此。」

「晚上叫喚吵人的就是這東西，我倒不在意，雖然那是個髒東西。」

一同喝着酒，他倒沒有什麼痛苦，只是覺得總騎在一個地方不大舒服，孩子們燃起一堆火來，火影在帳幕上跳動着，他能感覺出在他這種愉快的順從的生活中一種聽天由命的情緒。她待他很不錯，在剛下午的時候，他對她太殘酷。太不對了，她是一個好女人，的確很妙。恰當此時他又忽然覺得他就要死了。

這個念頭是突然襲來的；襲來時既不像海潮也不像風；却是像一種突然的，帶有的鬼氣的空虛的感覺，又像輕輕踱過山邊的那隻蠶犬。

「哈利，怎麼回事？」她問他。

「沒什麼。」他說，「你最好撥到那一邊去，順着風的那邊。」

「毛洛給你換過綑帶了嗎？」

「換了，我正往上擦硼砂呢！」

「你覺得怎麼樣？」

「有一點暈。」

「我要去洗澡了，」她說。「我就出去，一會兒和你一起吃飯，然後就這床抬進去。」

他便自言自語地說，咱們最好停止吵嘴吧。他從來也沒有和這女人很厲害地吵過嘴，可是從前他總是同那些他所愛的女人吵嘴吵得不亦樂乎，以致于到最後當吵嘴結束的時候，他與她們的一切關係也一同結束了。他以前愛得太過火了，需要的也太多了，到現在他的愛情都已經用盡了。

X

X

X

他想到那次他孤身在君士坦丁堡時的事，他在未動身走以前是先在巴黎吵過一頓嘴的，後來整個的時間他都以嫖女人渡過去，到後來事情完了，他還是無法治愈自己的寂寞，反倒變本加厲起來。他便給她寫信，給那第一個女人，那個捨他而去的女人，告訴她說他是多麼的無法解除寂寞……告訴她說當那次他看見她在市政府外面走過一次以後，他在裏面簡直要暈倒了，並且說他是如何地在中心大街上去跟隨一個與她有些相像的女人，却因恐怕那不是她而不敢去看明白，惟恐失去他那時美妙的心情。並且告訴她所有同他睡覺的女人都使他愈發覺得他失去她之可惜。還說他既然知道自己禁制不住愛他的心情，所以她以前一切行爲，他都不會放在心上，他在俱樂部裏很冷靜地寫了這封信，便寄到紐約去，並請求她寫信到巴

黎他的辦公處去，這似乎很妥當了。那天晚上他覺得太不該失去她了，因而在室內感到異常的空虛難過，他便到達克西街去閑躍，遇到一個女人，便同她一同去吃晚飯，後來他又同她到某地方去跳舞，她的舞技很不高明，他便把她拋下去和一個西美利亞族的女人同舞。這個女人把肚子貼到他的時候，幾乎把他燙疼了。他經過一次爭吵後才把她從一個砲兵中尉的身旁奪走，這個砲手來約他出去，他倆便在黑暗中街頭的路上大戰起來。

他連續兩次很重地擊中砲手的面頰，在砲手未挨打以前他已經知道這一場惡鬥是來勢不善的，砲手向他身上打去，又在他的眼旁擊中，他掄起左拳擊中砲手，那砲手倒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外套把袖子都扯掉下去了，他又在那砲手耳後打中兩拳他一面把砲手推開一面接着又用右拳用力擊去，當砲手跌倒時，頭部最先撞在地上，於是他便與那女人一同逃走，因為他們已經聽見憲兵來了。他兩人抓到一部汽車，沿着波斯佛街向雷米利西沙開去了。繞着走了一圈，在凄寒的夜色中又回來去睡覺。她身體像她的面貌一樣成熟過份，但是身體是光滑紅潤，富于脂肪，肚皮柔滑，胸部豐滿，若睡在她的臀上更不需要枕頭。他在她未醒以前，在她未把那深濃的膚色在曙光里呈現以前，便棄她而去了，走時還回轉頭來又向皮拉飯店看了一眼，便夾着他的外套走去——因為外套沒有袖子無法穿了。

同在一天夜里，他又到安娜托里去，他記得在這次旅程的後半他騎馬整日地在鬢粟花

田里跑着，這在是用來製造鴉片煙的，他很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最後，路途似乎完全走錯了，走到從前他們同那些增援的土耳其軍官一并進攻的地方去了，那些軍官都是廢物，那時炮火一直開到隊伍裏來，使那位英國軍官的偵察機駕駛員，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

那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穿着白色舞裙，反穿着鞋子的死人的那天，這些死人身上還壓着小口徑的砲。

土耳其人遲緩而拙笨地走來，他看見那些穿着裙子的男人逃跑時，軍官便用槍向他們射擊，然後自己也逃跑了，他便和那位英國偵察員也跑起來，他跑得肺部都疼起來。口里也充滿錢幣的氣味。然後他倆便在大石後面止住脚步，這時土耳其人還是像以前一樣遲緩地走着。後來他見到許多以前想都沒有想到的事物，可是再以後他又看到了更壞的事；因此那次他回到巴黎以後，他見到的那此事，他連說都不敢說，他一提到這些簡直就受不了。在巴黎咖啡館里，他走過時看見那個美國詩人，面前堆着一堆盤子，土豆形的臉上現出一副傻態，正在那里與一個羅馬尼亞人談其「嘩嘩派」運動，這位羅馬尼亞人自稱名叫特利斯坦達拉永遠戴着一片單眼鏡，時常頭痛；他回到寓所又和他恢復舊愛的太太在一起了，一場爭吵也雲消霧散了。瘋勁也過去了，回到家裏很覺愉快。局子里給他送到家裏一封信來。他會寫信給那人的回信，便在某天早晨，放在一隻大盤里送到面前來，他一看那筆跡，渾身都涼了，趕

忙設法把這封信偷放到另一封信的底下去，然而他太太說：「親愛的，那是誰來的信啊？」事情起初便是這樣地告一段落。

他又想起和那些人在一起時的樂事，以及那些次吵嘴。他們總是選擇最好的地方去吵架的，但是當他覺得頂高興的時候，他們爲什麼又非吵架不可呢？當然，起初關于這些事他都未會寫下來過，他永遠不願意中傷任何人，何況除了這些似乎還有的是材料可寫呢？可是他總想到底他是要寫下來的，可寫的太多了，他看見過世界的變遷，不止是事情，雖然他見過許多事，也見過許多人，但是他見過更奇妙的變遷，也還記得人們是怎樣去應付不同的時代，他曾身臨其境，親眼得見，把這些東西寫下是他的責任；可是現在他再也不想寫了。

X

X

X

「你覺得怎麼樣？」她說，她這時已於浴後從帳篷里走出來。

「很好。」

「你現在吃飯嗎？」她這時看見毛浴在她身後拿着摺疊小桌，另一個孩子端着盤子。

「我想要寫。」他說。

「你應當喝些肉湯，好恢復你的體力。」

「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他說，「我不需要什麼體力了。」

「請你不要太傷感，哈利，我請求你。」她說。

「你怎麼也不用鼻子聞一聞呢？現在我的腿已經爛掉一半了，我還要肉湯 什麼蒜呢？毛洛，給我拿威士忌蘇打來。」

「請你喝點肉湯吧！」她溫柔的說。

「好吧！」

肉湯太燙了，他必須用手端着等着涼了再喝，這時他便毫不掩飾地都說出來了。

「你是個好女人，」他說，「不要把我放在心上吧！」

她揚起臉來看他，那臉是她在「騎馬」，「城市」，「鄉村」時一直便熟悉愛撫的，這臉只是對於他喝酒上床的時候不太適意，但是在「城市」，「鄉村」裏再也找不到那樣有用的大腿，和那種撫愛人的小指甲的手來。當她以一種熟悉悅人的微笑向他看時，他又感到死是來臨了，這一次並不突然衝來，却是輕輕吹來的，像一陣能使燭光顫動火焰昇高的風一般。

「一會可以讓他們把我的蚊帳拿出來，在樹枝上掛起，點起燻蚊子的火，我今天晚上不進帳篷睡了，不值得再挪動了，今天晚上是晴天，不會下雨的。」

人便是這樣的死去的，在你不能聽到的耳語中死去的。好了，再不能有什麼吵嘴的事了，這他敢說一定的。有一種他還沒有過的經驗就是現在他還沒有朽爛，大概他要朽爛的，

人使一切東西都朽爛了，但也許他不會朽爛。

「你能寫下我說的話吧！能嗎？」

「我沒有學過。」她對他說。

「好吧！」

雖然時間好似可以放大使人把要寫的一切都用一段話寫出來。如果有人寫不錯的話，當然實際那時間也是不够用的。

在湖面上面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木房，用灰刷成白色。在門旁的一根杆子上掛了一個鐘，是叫人們吃飯時用的。房後是田地，田地後面是樹林，自木房到船塢的路上種着一排「倫巴德種」的楊樹，小岬附近也是些楊樹，沿着樹林的邊緣有一條通到山上去的路，他便常常順着那條路去採黑莓子。後來那所木房燒毀了，所有會掛在死鹿腳上的槍隻也被燒掉，漸漸連槍身都燒了，鉛也在倉庫中燒溶了；槍架也都被燒散，倒在炭堆上，這炭堆可以供大鐵鍋煮肥皂時之用；如果你能和你祖父談得來的話，這些事你若問他，他一定不肯承認。他會讓你看他那依然無恙地保存着的槍，從來沒換過新的；他現在再也不去打獵了。現在這所木房仍在原地重建起來了，外面刷成白色，從門口你仍可看到那些楊樹和那邊的小湖；可是裏面一隻槍也不見了。曾經在木房內牆上鹿足上掛着的槍身早已變成那堆炭灰了，連動也

沒人去動了。

在「黑樹林」中，在戰後，我們租到一條產鱒魚的小溪，有兩條路可通那里。有一條路是在山谷下面，從特利堡繞着山谷的路，在白色小道旁的樹蔭下，一直走上一條支路，經過小山，經過許多田地，經過什瓦茲瓦耳別墅；這條路一直穿過那條小溪才到盡頭，那就是我們起始釣魚的地方。

另一條路要向上陡峻地走過樹林的邊緣，經過松林，攀過山頂，然後走到一塊草地旁邊，再向下橫過草地走到橋上來。沿着小溪有樺樹，溪面不大，很窄小，水流清而急。在樺樹根下截成許多小水潭。在特利堡飯店時，店主人曾在此渡過一個很美麗的季節。那里非常有趣，我們都是好朋友。第二年通貨膨脹起來，他一年來所積蓄的錢還不够購買開店所需一切物品了，因此他便自縊而死了。這些事我說着你可以用筆記下來；但是你卻無法記下那在康奈斯加比時的事蹟來，那裏的花販在街上塗染花朵，顏料水一直流到汽車站上的便道上去，老人和婦女總是喝酒吃葡萄釀，那地方的孩子們都鼻子凍得通紅在寒冷中跑着；那裏的業餘咖啡店里有骯髒的汗臭和貧窮酒醉的氣味；他們所住的地方下面有許多妓女。還有大廳對面的那個女房客，她丈夫是一位腳踏車賽手，她對這事也很發生興趣。在克里米里的那天早晨，當她翻開「汽車」報看到她丈夫在「巴黎長途賽」中名列第三名（這是他成績最好的）

次)，她的臉高興得變紅了，大聲笑着，舉着那黃色的運動報紙，喊叫着走上樓去。開巴耳米塞旅店的那個女人的丈夫是開汽車的，當他，哈利，要趕搭早晨那趟飛機時，這人總是敲着房門把他喚醒，在未起身前，二人總是一同到酒店先去喝一杯白酒；他對那地方的鄰居們都很瞭解，因為他們都是窮人。

那地方附近有兩種人：酒徒和運動迷。酒徒以飲酒而忘去窮困，運動迷以運動解除煩惱。他們都是巴黎「恐怖時代」執政者的後人，因為沒有奮鬥經驗他們並不懂政治。他們知道當梵爾塞軍隊繼續執政者之後開入此城，把所有他們無能之手所能及者，以及所有戴工人帽或有其他工人標幟者都處死了。他們知道那時是誰殺死了他們的父兄親友。他便是在那種窮困環境中，經過那地方的街道，從肉店和酒公司開始，寫出一切他所要做的事。在巴黎再也沒有另一處地方使他這樣喜愛過，這裏有散亂的樹木，上刷白灰下塗棕色的老屋，在那圓形地方內有綠色的長形的公共汽車，有路上的染花用的紫色顏料水，還有那山下陡然下斜的李曼主教大街，還有另外那條狹小而擁擠的毛夫答耳街。還有通到潘西昂夫的那條路，以及他時常騎車走過的另一條大街，那是該地唯一的柏油馬路，車輪駛過，街面是光滑的，街旁有高而狹的房屋，有一家高大的下等旅館，法國詩人魏萊那便是在那旅館里死去的。他們所住的房子只有兩間，他那一間在旅館頂上層，每月要付六十法郎，他便在那裏寫作，從這間

房里可以望見巴黎所有的小山上面屋頂和烟囱。

從住室只能看見樹木和煤工的住所。他也賣過酒，很壞的酒。在肉店門前懸着一個金馬頭，在開着的窗內掛着金黃色血紅色的死牛羊，還有一家刷着綠漆的酒公司，他們的酒便是從那里買的，酒既好又便宜。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那些鄰居的刷白了的牆壁和窗戶了。當有人醉倒在街頭，口中呻吟着，十足地表現出法國人的典型醉態時，（有許多人會對你宣傳說這種醉倒的敘述是謠言，不可信。）這些鄰人們便打開窗子，口中嘟囔着。

「警察那小子跑到哪裏去了？你要覺得用不着警察的時候，偏偏就有醉鬼出現了。警察準又和那看門的女人一同睡覺去了！替他的人呢？」那呻吟聲非到有人從窗口內潑出一桶水來是不會停止的。「甚麼東西呀？水！好！這法子倒高明。」窗子關上了。他的管家婦馬麗又反駁每日工作八小時的論調說道：「如果一個男人到六點才下班，他回家時不會喝得太醉，那也就花不了許多錢。可是若叫他到五點就下班，那他天天晚上都得喝得醉燻燻地，一個錢也存不下了。這樣時間短少的工作，對於別人倒沒關係，只有工作的男人的太太倒難就是了！」

x

x

x

「你還要點肉湯嗎？」女人問他道。

「不要了，謝謝你吧！口味好極了。」

「再試着喝一點兒！」

「我要來一瓶威士忌蘇打。」

「那對你沒有好處。」

「對我是有害處的。關於這種常識，寇耳包德曾經寫過文章也編成了音樂。妳用這常識真是把我管得要發瘋了。」

「你要明白我是喜歡你喝酒的。」

「噢，就因為對我有害處。」

她出去時，他在想着，我想要的將單都到手了，說我想要的還不恰當，應當說，所有存在的東西都到手了，他真是倦了，太倦了，他想要睡一會兒。他靜靜地躺着，並沒有覺到死這件事，死的感覺一定又跑到另一條街上去了吧。死神是手拉手，騎着腳踏車，絕對靜寂地在石路上移動着的。

x

x

x

沒有，他向來沒有寫過巴黎，他所注意的不是巴黎；但是，其他許多他未曾寫過的東西，又是怎麼回事呢？

例如，農場，銀灰的艾樹矮林，灌溉田地用的小渠中的清且急的水流，以及那濃綠色野丁香；小徑曲折一直通到山里去；夏天的牛羞澀得像小鹿一般；在秋天你若把這些牛帶走時，可以聽到人喊叫的聲音，牛的沉着的蹄聲，緩緩移動的這一羣畜生還要踢起許多塵土來。在山後面可以看到黃昏曙光中的清晰而尖銳的山巔，可以在月光下騎着馬沿着小徑慢行，整個山谷都光亮的，這時他又想起以前在黑暗里從森林中走下來時，因為看不見東西，便用手牽着馬尾，所有這些故事都是他想寫的。還記得那個機警不足的小使僮，那次被留在農場上，囑咐他不要讓任何人來偷草，那從福克斯來的那個老東西，那小僮會替他工作過而不許他多拿乾草時，他便打那孩子，孩子仍拒絕，這老人說不許還要打他，孩子便 廚房里拿出手槍，在他要想走入糧倉時，孩子便把他打死了；當他們大家回到農場，那老人已經死去一個禮拜，屍體在豬圈里凍得僵硬了，身體的一部已被野狗吃掉，但是當把殘餘的屍身放在雪撬上用毛氈包住，用繩拉走，這個孩子便一直拉着這雪撬，你們之中的兩個人踏着雪鞋，把雪撬抬到路上，滑雪一直滑到城里，走六十哩簡直要把那孩子累爬下了；那孩子並不以為他會被捕，他以為他是盡了他的責任，你又是他的朋友，他應當受報酬的。他願意替你這這老人屍體拉走，為的可以使人明白這老人生前是多麼的可惡，他是怎麼樣地想偷取不應得的草料。可是當法警給這孩子戴上手銬時，他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他開始哭起來。這便是他預

備寫而未寫一個故事，從那里他至少知道了二十個很好的故事，可是一個他也沒有寫出來。爲什麼緣故呢？

X

X

X

「你告訴他們說爲什麼緣故吧！」他說。

「什麼事爲什麼緣故啊？親愛的。」

「什麼事也沒有。」

自從和他結合以後現在她的酒喝得不太多了。然而如果他活在世上，他也永遠不會描寫她的，現在他是明白這事的，不但如此，其他一切他也不會再寫出來了。有錢的人是腦筋遲鈍的，他們酒喝得太多，棋下得太多了，他們是既遲鈍，又絮叨。他憶起了，窮朱力安和他對闊人的有趣的敬畏心，他有一次說出一個故事，開始便說，「最有錢的人是與我不同的，」有人便對朱力安說，「是的，他們比我們錢多，」可是朱力安以爲這種話毫不幽默，他以爲闊人有一個特別高貴的種族性，可是等他發現他們並不如此時，他很受打擊，就如同別的事使他受的刺激一樣。

他從前很蔑視常受打擊的人，對這種人不必喜歡，因爲你瞭解他們就夠了。他以爲他能抵抗任何事物，因爲如果他不care的話，便沒有東西能刺戟他了。

好極了，現在他對於死便不在乎，有一件事常使他駭怕的便是痛苦，他能像其他男子一般的忍受痛苦，一直忍受到痛苦時間太久使他精疲力盡的時候爲止；但是目前卻有一種東西很使他感到恐懼，就是正當他感到他就要忍受不住的時候，痛苦忽然停住了。

x

x

x

他想起很久以前，砲手威廉森在那天晚上，被一個德國巡邏兵所投的手榴彈所傷，當他穿過電網回來時，大聲喊叫着，請求大家把他弄死，他是個胖子，很勇敢，是個很好的軍官，雖然是極善誇大的。但那天晚上他被電線套住了，有一條火光才把他照見，他的腸子都流到電線上來了，當他們把他活着抬進來時，還得先把那些電線剪開。「哈利，你拿槍把我打死吧，看在上帝面上，把我幹掉吧，」他們大家還辯論過一次，有的說造物主從來不會給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有人主張在相當的時刻，痛苦便會自動地脫離人身。無論如何他永遠忘不了那晚上威廉森的事，威廉森的痛苦並未自動脫離，直到他把自己存着用的所有的咖啡片都給威廉森用了才好些，後來他們便沒有做事了。

x

x

x

他現在也是一樣，他一切都很自在，毫無痛苦；如果一直這樣情形不再變壞的話，那他是大可不必有什麼憂慮的，只是他想要在比太 更好的友伴中死去。

他想了想他所希望有的伴侶。

不必了，他想到，當一切的事你都做了，而且又做的時間那麼長久，那麼遲緩，你絕對不會再找到原來那些友伴了，人家都走了，大家早都四散而去，你現在就是跟太太在一起了。

他心想，我是對死也像我對一切事情一樣感到厭倦了。

「真是討厭的事，」他大聲的說了出來。

「你說的是什麼，親愛的？」

「什麼事情做得太久了都是討厭！」

他望着他與火堆之間的她的面孔。她躺在椅上，火光照耀着她的線條悅人的臉上，他看出她是睏了，他聽到恰在火堆之外有一聲獵犬的吠聲。

「我剛才寫文章來，」他說，「可是我累了。」

「你想你能睡得着嗎？」

「當，妳爲什麼還不搬進去呢？」

「我願意陪你坐在這兒。」

「妳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嗎？」他向她問道。

「沒有，就是有點暈。」

「我可有呢！」他說。

他又正感到死又來到身邊了。

「妳要知道我唯一未曾失掉的東西就是好奇心。」他對她說。

「你什麼也沒有失掉啊！你是我所認識的最完善的人。」

「我的上帝！」他說，「女人怎麼知道的這麼少啊！誰告訴妳的？是直覺嗎？」

「因為，正當此時，死神已經來臨，把頭放到帆布床脚上了，他已經嗅到了死神的氣息。」

現在死已經移到他的身體上了，却不再顯出形體來，只是佔有空間而已。

「讓牠去吧！」

死並沒有走去，却離他更近些。

「你帶來的氣味很難聞，」他對死神說，「你這個臭東西。」

死神離他越發近了，現在他已無法和它講話，牠看見他無法和牠講話了，便走得更近些。他便想不再說話好把牠遣去，但是牠却移到他身體上面去了，牠的重量完全壓在他的胸上，當牠俯在他身上時，他已不能再動轉，也不能再說話，只聽見那女人說，「爸爸現在睡

了，輕輕把這床抬進帳篷裏面去吧！」

他無法對她說讓她把死神趕去，牠現在變得越來越重，使他都無法呼吸了，當他們抬床時，突然間又好了，重量突然又從他胸上除去了。

X X X

已經到了早晨，早晨已經過去些時候了，他聽到飛機來了，起初很小，後來轉了一個大圈，孩子們便跑出去用煤油把火把燃起來，木柴堆在草上，便在平地的兩端燃起兩簇大焰火來，清晨的微風把烟向帳篷內吹去，飛機又轉了兩圈，這次飛得低了，跟着便滑下來，平着滑行了一程，平滑的落在地上，老康音頓穿着一件粗呢上衣，戴着一頂棕色皮帽向他們這面走來。

「怎麼回事，老弟？」康音頓說。

「腿墮了，」他對他說，「你用點早點嗎？」

「謝謝吧，我就要杯茶好了。這是「貓蛾」號，我沒有能開出「主婦」號來，這地方只够停一架飛機，你的汽車就來。」

海倫把康音頓拉到一旁和他講話，康音頓回來時比剛才更高興了。

「我們就把你放進去，」他說。「我就回去再把「主婦」號開來，我恐怕到阿盧河地方還要停一下去添油，我們頂好現在就動身。」

「茶還喝不？」

「我對喝茶的事，並不真注意。」

兩個孩子把帆布床抬起來，抬着繞過許多帳篷，沿着山石走下去，走到平地上，經過那兩堆正燃得很明亮的焰火，草都燒淨了，風把火向着那架飛機吹過去。把他放進飛機里面去不是一樁容易事；一進去他便倒在皮椅子上，腿一直伸到康普頓的座位的一邊上，康普頓把馬達開動走了進來，他向海倫和孩子揮着手，當嘩嘩聲漸漸變成熟悉咆哮聲時，孩子們也隨着飛機跑着，看到地面上有豬洞時便叫起來，飛機撞動了一下，沿着焰火之間的路，經過最後一次俯衝後便昇起了。他看見他們都在下面站着，擺手，還有山旁的帳篷現在也顯得大了。平原廣闊，叢叢樹林，灌木也顯得粗大了，同時地上的小徑顯得平滑地通到乾枯的水渠里去了；他又發現一流新水，是從前不知道的；班馬後背變成小的圓形了，野牛也變成大頭的圓點形狀了，牠們用長趾走過平地時，好似爬行一般，現在當飛機的黑暗掠過時，都散開了，越變越小了，行動上也看不出有奔跑的樣子。平原目力所及之處在康普頓上衣與皮帽之前面變成灰黃色了。然後他們便飛過第一道小山，野牛在山上上面小徑上走着，他們又越過高山，突然達到碧綠森林的上空，越過硬豎竹林的山坡，又飛到濃林上空了，濃林一直延長到山頂上和洞穴里，山又斜下去了，又經過一塊平原。現在覺得熱了。平原呈紫棕色，他們飛

行得熱度增高了。康普頓回轉頭來看他坐的如何。後來又有高山黑壓壓地在面前出現。

他們沒有到阿盧河去，卻向左轉，他計算出油是不成問題的，向下望去，看到一片篩狀的雲，從地上掠過，在空中像風雪中的初降下的雪花一般，不知從何來的。他知道蝗蟲是從南部來的。他們開始昇高了，似乎向東方駛去。忽然天色變黑了，他們遭遇到暴風雨了，雨點極密，像飛過瀑布一般。片刻之後，他們走出風雨，康普頓轉過頭，對他一笑，指給他看，在他們面前他只能看到克利曼加諾的方形的山頂，像世界一般廣闊，高且大，在日光中白得令人難以相信，他這才明白他們是到那里去了。

x

x

x

恰當這時，獵犬已停止了夜間的哀鳴，開始發出一種奇異的人類的近似哭喊的聲音。那女人聽到後很不安的動了動，她沒有醒來，她在夢里。正在長島的家里，那正是把她女兒初次介紹到社會上去那個宴會的前夕。她父親也在那里，他是很粗暴的人。後來獵犬叫聲更大了，她被驚醒；起初有一時期她竟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她很恐懼，她拿起電筒，照亮了另一張帆布床，那是哈利睡熟以後她們才抬進去的，她看見他在蚊帳下面的身軀，但是他的腿卻伸到外面來，掛在床邊上，綳帶也掉了下來，她不能再看了。

「毛洛？」她叫道，「毛洛！毛洛！」

她又喊，「哈利，哈利？」她的聲音變高了，「哈利！我求求你，噢，哈利！」

沒有回答，她聽不見他的呼吸了。

在帳篷外面，獵犬仍舊發出那使她驚醒的怪叫，但她因為心跳的緣故，卻沒有聽到這叫聲。

下午的死

(Death In The Afternoon)

原书空白页

收場白

如果我够得上把這做成一本書，那麼每一件事都要包括在內：看去像是美國某些學府的大建築一樣，有着馬德里的夏天清早潤澤過草地的微雨的布拉多大路（The Prado）；禿頂的白泥山巒，望過去直到卡拉班却耳；八月天的列車上，對着日光那面的百葉窗拉了下來，被風吹着；土壟得很緊的打穀場上的碎屑隨風對着車窗吹來；還有那陣陣的殺香和石頭的風磨。當你經過了綠的原野到達阿爾薩蘇亞時景物的改變也是要敘述的；巴哥斯已遠在平原那一邊，不久就可可在室中吃起乳酪來；有個童子拿着用柳條縛好的一瓶瓶的酒上車來做樣品；他還是第一次到馬德里去，熱心的把瓶子打開，大家，連那兩個民團（Guardia Civil）都喝醉了；我丟失了車票，我們都被那兩個民團帶出門去（他們把我們當作囚犯似的帶出去，因為沒票，等到把我們送進車箱後却又敬禮。）海德雷用一塊手帕包着牛耳，那耳已僵硬乾

燥，毛也全脫掉了，而那割牛耳的人現在也是個禿子，他却把幾縷長髮光溜溜地梳過頭頂，這樣他就是漂亮人物了，他簡直是個漂亮人物。

當你在車中手裏捉着一隻一個婦人給她姊妹的雄雞，車從衆山間下來，在薄暗中進入瓦倫西亞的時候，鄉間景物的改變是變寫清楚的。又要說上阿爾西拉斯的木造的競技場，那裏人們把死馬拉到田野裏，你必須從死馬當中擇路走過。再有馬德里街上午夜以後的喧鬧和六月間通宵達旦的夜市，還有星期日從競技場回家的情景；或是和拉菲爾同車，他說：Gnetai, Malo, hombre, malo (怎麼樣？不好麼？人，不好麼？)聳着肩，或用着：「羅伯特·羅伯特先生，Roberto. Son Roberto, Son Ernesto. 恩耐斯脫先生的稱呼，總是那麼客氣，他是那麼溫柔的一位好朋友。拉非爾在成爲一個共和派以前所住的房子也是很有名的，掛着吉坦尼羅所殺的牛頭，又有大油缸，總是有客人，還有精美的烹調。

書中還要說上燃糖的火藥的氣味，和烟，和閃光，以及穿過綠葉的船舷的響聲；也要上 horchata，冰涼了的 horchata (註：一種用杏仁或大麥做成的糖汁)的味道。還有陽光中的新刷洗過的街道，和瓜，和啤酒瓶外的涼的露珠，巴可·德·阿維拉屋頂上的鴉鳥，

空中的方向輪，競技場的紅泥顏色，夜間的隨笛鼓起舞，光從綠葉隙間射過來，葉間嵌着加里波的的肖像。如果够得上成一本書還要寫上拉加提多的勉強的微笑，那曾經是一個真正的笑，而這位不成功的屠牛者與卑賤的娼妓一同沿着巴多路在蘋果園中遊逛。路易斯說過：乞丐不能是選擇者。在草地上河邊玩球，那裏是神仙般的侯爵帶着拳手乘車出遊的地方，我們在那裏做 Paellas（註：放有肉或雞的米飯）吃，並在黑暗中和疾馳的車輛一同走回家去，電燈光從綠葉之間射過，露水抱住灰塵，在黑夜的清涼中；還有彭必拉的汽水和由聖地牙哥·德·坎波斯特拉到彭蒂威德拉的道路，在路旁松樹與黑漿果樹間有一急轉處。阿爾加本諾是衆人中最壞的騙子；還有在每個人都喝得那麼多而無一人出醜的那年，昆達那和牧師交換陳設的時候，出現在室內的梅拉，確實是有那麼一年，但這還不够寫一本書。

再把那些事也寫出來：從蚱蜢到且伯爾河的鱒魚，在黃昏的橋上；在古老的阿吉拉有非利克斯梅里諾的嚴肅的棕色的臉，又有勇敢的，笨拙的，凸眼的皮德羅蒙特斯從家裏走開，因為他在哥哥馬里亞諾諾死于提丹之後已答應他的母親不再鬥牛。還有李特利，像一個小兔子，他的眼睛當牛來時很有神的眨着，他是羅圈腿，勇敢，那三個人全都死了，從來沒有人

提起宮殿下面街上陰涼中的啤酒攤，他曾在那裏和他父親一同坐着，現在已是一家香燻百貨陳列所了，也沒人提到他們把死者皮德婁加倫諾抬過街市，打着火把，最後抬到教堂，把他裸着放在壇上。

這本書中沒有說到富爾西斯哥美茲·阿爾丁諾，他原在俄亥俄一家鋼鐵廠裏做工，後來回家做了一個屠牛者，現在除了弗來克沒有人比他更瘡痍滿體了，他的眼睛歪扭，致使眼淚一直流在鼻子上。加非拉當那牛以殺死依爾埃斯巴特羅的同樣觸法濟過來的一剎那並沒有死。書中也沒談到扎拉哥撒，夜間在橋上望着伊伯羅河；和翌日的跳傘家和拉非爾的雪茄；也沒談到古舊的紅天鵝絨的舞台上的「周達舞」(Jota)的競賽和那奇異的一對對的男女孩子，也毫末提到他們何時在巴西隆那殺死諾艾德蘇克爾；也未說到那華拉的任何事；也沒說到里翁是一個多風的城；也沒說到在炎熱時因肌肉傷破睡在巴倫西亞向陽街上一家族館的事，你不在那裏是不會知道甚麼叫做熱的。也沒說在那條土比勒昆那和馬德里之間的凸道還深的道路；也沒說當一百二十度時，在阿拉貢樹蔭裏汽車不燒炭，也沒別的毛病，竟在平路上十五哩地行程中，在輻射器外把水燒開了。

如果還要多寫，那就要寫上梅拉和阿爾弗里多大衛在庫茲咖啡店角門的最後一晚的饗會（*Feria*），還要寫上擦靴者，我的上帝，你數不清那些擦靴者，也數不盡所有過路的漂亮女郎，也數不完娼妓，那時連我們自己也數不清了。盤音羅那現在改觀了，他們已經在廣延到高地脚下的平原區上建築起新的大廈來，所以你現在不能看見山了；他們拆掉古舊的該耶爾，並把廣場毀掉，闢開一條大道通到競技場。在往日齊巧羅的叔父曾醉坐在樓上餐室中，看着廣場中的跳舞，只有齊巧羅一人在他屋裏。還有咖啡店裏的和城市周圍的人羣。我曾經寫過關於它的一篇小說叫做情緒的缺乏（*A Lack of Passion*），但寫得不甚好。雖然當我們在車中「拋擲死貓」（註：一類遊戲），並且車輪軋軋作聲，而齊巧羅坐在鋪位上，獨自個兒，也只能獨自個兒，那是十分有趣的。

如果要把西班牙寫進去，就應當把那細高的男孩子寫上，他有八呎六吋高，他在思派斯特劇團未到城裏來之前就替他們做廣告。在牛市上（*Feria de ganado*）那天晚上娼妓們不理矮子，他却除了腿只有六吋長以外，身體是够長的了，於是他說：「我是一個和任何人一樣的人。」而娼妓却說：「不，你不是，這可麻煩了。」在西班牙有的是矮子和跛子，說來

會使你不肯相信，每次賽會中都有。

在那裏我們早上吃完了早點就出去到阿涅茲的依拉提河游泳，水清如鏡，當你沈下去的時候溫度也不同，由涼而冷，還有赤日炎炎時的岸上的樹蔭，對岸風中的熟麥順着山坡上栽上去，谷的盡頭有一古堡，那裏河水從兩塊石頭當中流出來；我們赤裸地臥在狹小的草地上，起初在陽光裏，後來挪到樹蔭中。阿涅茲的酒不大好，所以我們自己帶了去，那裏的火腿也不好，所以第二次我們從昆達那那裏帶了一頓午餐。昆達那是我們在西班牙的最懇摯忠實的朋友，他有一家華美的旅館，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Gue tal fuanito? Gue tal, hombre, Gue tal? (怎麼樣？詹尼多？怎麼樣？人，怎麼樣？)

若是寫西班牙又怎可不寫上那另一道河上涉過淺流的騎兵呢？樹葉的影子映在馬上，他們從機關槍學校出來穿過白泥的曠地，走遠得看去很小了。還有從昆達尼拉的窗中望過去正是山脈。或者在早晨醒來，星期日街上是空空的，還有遠處的喊聲和槍聲，如果你住得夠久的，並且常遷徙，這是常聽見的。

又如你騎馬，如果你還記得，你可仍然馳過伊拉提的森林，那裏的樹真像小孩的神話書

上畫的一樣。他們把那些樹砍倒，把木頭滾下河去，殺死了魚，或者在加里西亞他們炸魚，毒魚，結果是一樣的。所以說歸齊，那兒正和在家一樣，除了深草地上的黃色的金雀花和微雨；雲從海上飄過山來；但是當風從南來的時候，內華拉全都成了麥色，只有平原上沒有長起麥來，却順着山坡起伏栽着，其間被樹木夾生的道路和許多村落切斷，村中有鐘，有球場，有羊糞氣味和站着馬的廣場。

你能否描寫出在陽光之下像蠟燭的黃色火焰的光，照在軍營衛兵的刺刀的新塗油的鋼鋒上和黃皮帶上。或者結伴去打獵，穿過山中的橡林去捉落在第瓦陷阱中的獸（從羅同德咖啡店出來是一條很壞的長路，羅氏是奉國家的命令受了教會的安慰而在一間通風室裏被絞殺的，他曾一度被釋放，及至巴哥斯主將一反朝廷的定讞，他才被殺）羅耀拉受傷也在同一城中，他受了傷才去思索，在那年被誘騙從洋台上下到御階的人中最勇敢的就先被砍頭了，因為他曾起誓說他們不會殺他的（他的母親教他不要冒險，因為她担心他的靈魂，但他果然好好的下去束手就擒，而他們祈禱着他同走）如果我能寫上他，寫上一個主教，寫上坎第多·台巴斯和多倫，寫上影子拂過麥穗的行雲，和慢步着的小馬，橄欖油的香氣，皮革的氣味，

繩做底的鞋子，大蒜編成的繩圈，泥燻子，肩上的襜褕，酒糟皮，天然木製的乾草叉（又尖就是樹枝），早晨的香味，寒山的夜和夏天溽熱的長日子，總是有樹，樹下有蔭涼，於是你會對於內華拉知道一些了，但這本書裏並沒有。

還應當寫上阿斯托加，呂哥，奧倫斯，梭利亞，達拉貢那，和加拉大玉德。高山上的栗子樹，綠野與河流，紅土，乾涸的河邊的小陰涼和白泥禿山；在海岸崖上古城中棕樹下涼爽的散步，晚間微風吹來的涼爽；夜間有蚊子，但早晨水清沙白；於是坐在美樂的曙色中，藤是一望無際，中間被籬笆和道路隔斷，鐵路和有石子岸和高的紙草的海，又有泥瓶盛着不同年份的酒，堆得十二呎高，一瓶挨一瓶的藏在一間暗室中，房上有座望樓，黃昏時爬上去看籬，看村和山，並傾聽那是多麼寂靜。在穀倉前有個婦人捉着一隻鴨子，她把它的喉嚨割斷了。當一個女孩拿隻杯來接鴨血去做調味汁的時候，她把它輕輕撫摩着，鴨子似乎很滿意，當他們把它放下時（血已滿杯）它搖擺了兩擺便死了。後來我們吃到它，填滿了烤着吃，還有許多別的菜，伴着當年的，和隔年的，乃至三四年和我記不清其它年份的酒。當時有一個如鐘錶般轉動的機械驅蠅器，它的長臂一圈圈地轉動着。我們說法語，我們全都更加了解西

班牙人了。

那是孟特羅依克，西班牙的許多地方之一。那裏也有聖地牙哥雨中的街；當你穿過高處的鄉野回家時會看見城在羣山凹裏。所有的車子堆得高高的，在光滑的石板道上滾動；在去格老的路上會遇見諾亞的臨時木造競技場，嗅到新砍下的木板味。有着女孩面孔的吉奎多，一個大美術家，*fino muy fino, Pero frio*（好，很好，只是冷些）。瓦倫西亞二世的眼睛被他們縫錯了，致使眼皮裏面翻露出來，他再也不能驕傲了。還有過去殺牛而完全沒有殺中的男孩，第二次去又沒殺中；如果你夜間醒着你看他們怪有意思的。

在馬德里的喜劇的鬥牛者被羅達利多打了兩次就去頂住他的胃部不放，因為恐怕還要挨打。阿吉羅和他的全家同在餐廳吃飯，他們看去都很饒，只是年紀不同，他看去像鼻球或足球選手而不像屠牛者。加干喬在他屋中用手指抓飯吃因為他不能用叉子，他也學不會，所以當他有錢花時他不和大家一齊吃飯。俄提加和埃斯巴那小姐訂婚，最醜的和最美的，但誰是最聰明的？北方雜誌（*La Gaceta del Norte*）書中的德帕爾地西阿斯是最聰明的，我從來讀到的最聰明的。

來到悉德尼的屋中，向他要求鬥牛時的工作的人，來借錢的人，要件舊襯衫和一套衣的人。所有的鬥牛者，吃飯時都有些聲名的，都很鄭重有禮貌的，都不幸運的。鬥牛紅旗（*Muletas*）折疊着堆着，披肩都平疊着，刀放在彫花的皮鞘中，全副甲冑，旗棍（*Muleta Sticks*）放在底下抽屜中，衣服掛在衣箱裏，都用布罩好了以保護上面鑲的金；我的土瓶裏的威士忌，麥西底斯，拿杯子來，她說他發了一整夜的燒，一點鐘前才出去；於是他進來了，你感覺怎樣？很好。她說你發燒來着；但我現在覺得很好，大夫你說什麼？爲什麼不在這裏吃飯？她能用一些東西做一盤生菜，麥西底斯，啊，麥西底斯。

於是你可以穿城走過到咖啡店去，據說在那裏你可以得到教育學識：誰欠誰錢，誰騙誰，他告訴他因甚麼能夠吻誰，他的甚麼，誰使誰有了孩子，誰在甚麼事以前甚麼事以後和誰結了婚，經過了多久；大夫說甚麼；誰是那裏喜歡因爲牛被拖疲了，當天剛鬥完，自然腿很酸，才兩回合，噢，全完了，他說，後來下雨了，鬥牛展期一個禮拜，那就是他得手的時候了，誰不肯和誰鬥，甚麼時候，爲甚麼，而她肯麼，她自然肯，你這傻子，你不知道她肯？絕對的簡直沒錯兒，她把他們都生擒了。還有一切這樣有價值的新聞你都可以在咖啡店

裏得到。在咖啡店裏小伙子們總不含忽，在咖啡店裏他們全都够捧的，在咖啡店裏茶托壘堆成堆，喝的多少用鉛筆記在大理石桌上，正當節令的剝了殼的蝦肉，失意或是滿意因為再沒有比這保險的勝利了，而若有人在八點鐘時付了咖啡賬則每個人都是勝利的。

關於你如此喜愛的一個國度，還有甚麼要說？拉菲爾說事情都變了樣兒了，他再也不到盤音羅那去。我覺得自由報和時代報一樣了，它再也不是你登了啓事而小偷就會看到的報了。現在共和派都是很有名望的，而盤音羅那是變了。自然是，但並不像我們老得那樣快。我覺得如果你喝一杯酒還是和從前一樣無二，我知道事情變了而我不管，對於我說是全變了，讓他全變罷。我們不等它變得太厲害就全要走了，而且如果沒有洪水暴發，當我們走了北方還是要在夏天下雨的，而鷓鴣仍要巢居在聖地牙哥的大教堂上，在田野（La Granja）間我們用披肩在長的沙道上蔭涼間實驗泉水出不出來，仍和從前無二。我們再也不在黑暗中從多里多騎馬回來，用 Fundador（註：此字作「創造者」解，疑係一種肥皂牌名。）洗去灰塵，也不再那年六月在馬德里發生那些事情的那一星期了。我們眼見一切事過去，將還要看它過去，偉大的事業是繼續完成你的工作，並且看，並且聽，並且學習，並且了解。

你知道某件事就寫下來，不要在未知曉以前就寫，也不要太過後。讓那些要救世界的人，如果能整個地看得清，那麼你所寫的任何部分，只要認真去寫都是代表整個的。要做的事就是工作，學着去寫罷。不，還不够成一本書，仍然有一些事情要說，有一些實際的事情要說。